

卷之五  
戊申孟秋鐫

衛輝府志

本署藏板

續編府志目錄

三製卷首

圖圖卷一

卷二

卷三

星社第三

卷四 形勢附 祥異附

古蹟第四

新編府志 目錄

卷五

地理第五

卷六

山川

卷七

遊樂

河防

卷八

里社

鄉莊附

市集附

對稱第六

卷九

卷十

城池

公署

學宮

書院

學田附

倉庫

調定

驛站

兵防

兵防

兵防

增補志八

卷十二

職官一

卷十三

職官二

卷十四

職官三

卷十五

職官四

卷十六

職官五

田賦志九

卷十七

則壤 成賦 雜稅 鹽引

戶口志十

卷十八



風俗志十一

卷十九

風俗 方言

食貨志十二

卷二十

祠祀志十三

卷二十一

學校志十四

卷二十二

選舉志十五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四

生下

卷二十五

進士 武舉 武職 廢襲 封贈

卷二十六

人物第十六

蹟 賢哲 儒林 道學 忠節

卷二十七

名宦上

卷二十八

名宦下

卷二十九

政績

卷三十

名臣

卷三十一

文苑 武職 方輿 耆老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孝義一

卷三十四 孝義二

卷三十五 隱逸 流寓

卷三十六 列女上

卷三十七 列女下

藝文第十七

卷三十八 詔 制 表 疏

卷三十九 贊 賦 議 辯

卷四十七 賦

卷四十一 詩 謠 辭

卷四十二

碑

跋

卷四十三

碑止

卷四十四

碑下

卷四十五

記一

卷四十六

記二

卷四十七

記三

卷四十八

記四

卷四十九

傳一

卷五十

傳二

卷五十一

碑道碑

諫

祭文

卷五十二

墓表

墓誌銘

序錄第十八

卷五十三

雜錄

卷末

書序

姓氏

舊跋

雜說

衛輝府志卷四十四

藝文志

碑下

明孫守備劉公玉遺愛碑

石於下曰：江右萬安劉公以名進士來尹輝邑，公資幹  
習敏相時，宜果於裁斷而門無私，謂心在猷爲，思有益  
不舉不務，高遠率先以身爲度，不尚苛猛而

凜不可犯，自公而入，則杜門端晏，游泳典籍，出則賓禮  
覺隆，獎學校以學校爲教化之本，立程限嚴勸懲，崇禮讓  
以教之，而士敏力學，覩昔穎出以農桑爲養民之本，循阡

耕畝以養之而農皆作勞生理滋殖過沙堤等社見  
水衝沙壓者七里而田不手者千餘頃賦不減舊民  
過半侯爲之奏蠲稅糧八百七十七石有奇以鹿邑縣  
河退灘地未起科者代納地有荒蕪招流移佃之免賦  
三年民復業者莫禦慕義而願爲氓者以千數戶口倍  
增於昔輸賦依期公私咸足驗田賦之實富以定科差而  
民無不均之歎開山陂濬畝澮以廣民田而民有墾荒之  
謠歲大旱公任咎於已齋沐跪足途拜禱神而雨隨之  
書有年蠲賦牧馬舊制也登萊之馬寄牧於輝而獨賦於  
彼侯患之旣請輕賦又爲之奏時弊賴除宏治辛酉蝗蝻

彼侯患之既請輕賦又爲之奏時弊賴除宏治辛酉蝗蝻  
自北而來所過苗無噍類侯祝香醴自責愆悉飛去不食  
一葉歲大熟橋梁圯者立法修葺民不病涉民有盜者化  
之以德道不拾遺夜不扃戶若遠去焉訟者論以理而民  
尚禮讓詞訟自息囹圄空虛豪強無兼并懦弱得自立雖  
五尺之童市不相欺雖幼弱亦能長社而顛連無告者存  
恤尤在所先輝俗病於未淳侯立教條十八款嚴賞善罰  
惡之典表忠孝貞烈者爲民勸而民化之如張通淮淮因  
母見病而割股孔氏任氏以夫亡而死節羹倫大明風俗  
匪古軍民有訟未平者爭訴於公公爲之剖決忻服而去  
凡百所爲一以至公官三載政輯民和賢聲大著當道珍



之凡軍衛有司訟未決者委以按之差未平者委以定之  
遠近咸以威惠公廉稱故歷官五禩而獎舉者數公治壬  
戌二月撫按薦侯廉幹正直公勤有爲才堪大用上可其  
奏以風憲徵入京輝士民感德之深尊之若神明親之如  
父母怨其來之暮而去之遽攀轅卧轍留之不得而觀天  
自艾以俟之去吾民弗獲再覩丰采爭爲立祠肖像以崇  
奉祀恐禩遠人亡無以啟後各以類推其長者若輝民戈  
靖寧山衛軍旗張澄商人秦岳等持善狀徵余文勒石以  
垂不朽永思之義因覽狀而次第之庶後之觀者信余言  
之不誣俾繼芳躅者有所勸焉

明劉朴滑令王公憲遺愛碑

滑尹王公既去滑二十年滑人思公弗置欲謀樹石若世  
之去思碑者或曰王公去滑久久乃樹石於典弗稽奈何滑  
人曰初相率以請於公爲其近名弗許迄於今益甚焉石  
之不樹其寔不章懼無以徵於後也嗟乎是豈可以聲音  
笑貌爲哉今之司牧者一不得乎民則解體焉羣詬怒罵  
屢之以去其去也又烏能思謀慮之不周廢置之不審於  
於始不娶其終備於外不根於內不數歲而傾且露焉其  
悲也其何能久去而思思而久久而謀所以樹之政者未  
可取必於民也予聞王公之治滑也其善有五曰寬曰仁

曰明曰廉曰信寬則有容而民不迫仁則有惠而民不殘  
嚴則有燭而民不蓋廉則有守而民不漁信則有執而民  
不疑是類者皆足以宜民而民宜之又烏能自已哉是舉  
也滑人以告其邑之士夫李君增乃介其子暹以請暹與  
予同舉於鄉質而信其言當有所據夫不襲其跡而其事  
必寔議定於久而其論乃公君子皆有取焉又豈必公欲  
不欲哉公名憲字維綱山東東平州人今爲兵部右侍郎  
他日紀天下之思者其於斯有考焉

明郭澆張公克儉德政

鏡龕張父母之治輝也不忍遽廬其官而朝暮其政禦寇

安民興學造士建城練兵事事期計永久爲慈父爲禱君  
爲師中丈人咸的的在人耳目際不可誣也故聲施茂美  
烜燿赫濯當秦氛旁午不獨室壁之墟倚爲金天保障卽  
汴鄭成臯開野夫游女羈士旅客皆知爲河北長城豁國  
主亦錫璽書褒美稱其功與行山峻而衛水長分守河北  
袁公以獲嘉守禦失宜借重代爲經畫口碑實錄藉甚

時蓋我朝三百年來宰輝者未之獲見也輝與敵邑壤相  
接箭封河潤沐煖說澤暉之力居多每相借問道百門由  
水豈玉森金晶松篆竹敵如晤琴堂舞臺而話黍苗之膏  
穰積壽之雅何至今汀煙墮瀉河陽錦瑟依然泉唱鷓吟

單父琴聲如在咄侯乃以憂去輝耶臥轍擁鑣莫挽純孝  
至性雖然侯去輝矣而合輝之官族士民初不忍一刻去  
侯也相率祠侯於泉源之左大士閣之右寫真其中半容  
嚴雅依稀如笑又相率述其德政甚悉曰輝至今事充矣  
政重矣百凡料理惟艱而又加之時事多端兵荒迭奏自  
非碩德嘉猷如韓文襄王新建其人能勝其任而愉快哉  
乃侯甫下車卽減火耗刊木隸消漏繇以恤貧民周書曰  
至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侯有焉剪豪吏懲衙蠹禁賭博  
逐流娼以厚風俗叔向曰閑之以義奉之以仁聳之以行  
嚴之以剛侯有焉六惜存心八則訓士二社立會三條課

又以成就後學。戴記曰：崇四術，立四教。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侯有焉。斯尚其處常也。汨癸酉之變，寇薄城下，飛燐蝶血，隼伺高墉，乃貫甲從戎，晝扞夜振，斗大土城，卒恃以不爲修武之績。此豈書生事耶？易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驚百里不七鬯，侯有焉。寇往兵來，犒牛酒，索金錢，輸菽麥，共糗糒，湯營左營，邵營周營，紛紛日不暇給，費累鉅萬，取之無鄭紫錢，取之下無卜式粟，乃懇懇申請，上臺別科接濟，頗不大擾輝民。西軍資亦足。詩曰：屢顧爾僕，不輸爾載。饑餓絕險，侯有焉。更冠感人，悲痛者方寇環城外，竄撫肩險，背臨破柵，卽關時夜已將分，變起倉卒，人心洶洶，莫能察。

其真偽侯獨慷慨出迎回囑擐門者曰速閉門無顧我萬  
一事不測爾當以朝廷城池爲重嗚呼此何等肝胆耶石  
天下淚况輝之民乎哉武議篇曰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  
覆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侯有焉迨寇退卽鼎建石  
城高能峻而不坡雉能堅而不泐且胸有完城弗違子西  
之素麟筆所載城邢城周皆美其奠危爲安也侯有焉又  
不徒一日之苞桑而億萬年式憑之矣高閭五美未足悉  
也故民受其賜到今雞犬靜音遺子無恙芸香墨霧彬彬  
俗化文翁栢影杭雲靄露家傳召父宜輝之尸祝無窮也  
就輝往事論天歷中寇擾臨郡百姓無端驚惶時輝守杜

考方大而血戰保無虞者乎其視祠杜公何如耶僕雖西  
長治縣人諱克儉字禹型鏡龕其號也登辛未進士豐茂  
博學愛賢俊廣知交議論滾滾不窮韋韜稍暇隨與諸名  
儔爲百泉倡和鼓吹斯文艱單諸君子莫不聞風負笈執  
經趨絳化雨拈花匪唯璧水六邑已也文華德政又合而  
爲之百里遺愛云乎哉余聞而嘉之曰休茲宜輝民不怠  
也曩余辛晉憲副歷上黨銅鞮間屢川灑穰想馳汾陽河  
東旺氣其人品學萃千古侯其流亞歟何文武足憲也今  
建天威靈重海內懾存君無區區每軍國大計面對者多奪



隗失辭侯不日升矣將以博辯之才抒淵碩之抱從容匡  
贊天下事尚可爲孰謂功名滅治郡時耶雖然爲兆之仕  
聖人勤焉古虞詔亦令衛邑朝歌朝歌賊寧季數攻圍長  
吏故舊難之詔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  
無以別利器也此乃吾立功秋也余於鏡龕父母亦云崇  
禎十年歲在丁丑暮春望日

明高尚志陸侯光祖保障碑

浴古黎陽今爲畿內鉅邑陸侯小峰來尹於茲善政治民  
無慮數十而繕城浚隍功維最著旣擢南禮曹右城董餉  
繼之乃以壬生信盧生博所爲陸侯保障事狀來需爲之

補授莊瀆邑介大值河二山之麓西臨衛水本形勝都  
會之地舊惟東南北三面作城垣而卽水爲阻規制未備  
宏治間邑侯郭東山因舊而倍益之正德間陳侯滯始城  
西而趨水而南抵山而止四塞具焉嘉靖辛卯郡侯如默  
乃加恢拓西南以隅騰跨岡阜枕浮邱而南出若幘頭形  
者幾五里舊粉堞盡皆磚之城煥然一新矣陸侯奉命視  
釐之初卽大留心民瘼爲保障計一切利益吾民事次第  
舉而行之謂城雖稍完而逼近東山處下受瞰勢弱難恃  
有勇怯其規址崇其垣墉無以示鞏固樹楨幹於是竭思  
研慮集衆採議規畫沿革務求至當先爲郭城自北而東

而南凡若干丈尺周幾里環流深渠潛近衛浹以備引注  
次爲內城隔邢侯所築西南隅三里許爲外郭而內別起  
新墻緣山顛而西與舊城墉接城乃蓋覺方嚴重遠新墉  
凡六十二丈基下廣六丈上三分而損二焉高三丈八尺  
舊墉之卑薄者增之倍之高厚與新墉等通計新舊凡八  
百三十丈有奇墉間百步爲敵臺臺有房三楹爲嚴更儼  
備之所計若干臺城爲門者七五仍舊而南北二門出更  
遠樓櫓狀麗雄觀威遠爲池周旋城垣其濶五丈深及泉  
爲石橋於東南北三面視西舊大石橋有差通變而宜民  
也且於三門甃圍外皆包以磚石守益固矣工始庚戌之

秋九月日訖癸丑之十一月日是役也工力已夥諱度且  
繼而爲私帑藏絕無關涉且舉事視農隙毋煩急苛而績  
用告成蓋侯才通達志銳經略有方綜理至悉而以清操  
操之宜其若是之易易也且侯嘗發義倉給子麥節里甲  
首驛傳捐俸金濟貧乏導陂澤興水利崇重教化作養士  
類推明至道若雪冤獄恩愛孚於民心聲聞播於遐邇固  
至能更僕而悉數矣獨茲大舉高深險阻屹然爲地方保  
障成三侯不能民之功而遺我濟人永世之利此不能忘  
也查者焦謙錡若爾六諸生劉坤等若而人協心勒石以  
承厥傳而遠來記于徐亦晉謬司是邑實繼邢侯北原之

後無毫髮恩澤及人何意念載之餘尚能有懷思相信託以承圖者耶誼不得辭遂書以記之陸侯名光祖字與繩浙江平湖人董侯名世彥字子才河南禹州人小峰右坡其別號也俱以進士筮仕功業未艾

明主在晉宜溝重脩黎公祠碑

士君子有一念之感格而卽成百代之神交異地之合符者此其邁甚奇匪徒神之效靈蓋復興舉廢道之絕續因之矣往宜溝有黎公祠扼九省而據其勝海內人士咸切瞻仰歲久傾頽同鹿草已未之歲我趙邑侯偕胞兄解元公道經此憐其神祠下不勝伏臘之感謂荒城禾黍森

神祠楹一片有心人海過之瀟灑况先賢子侄印之  
宜溝係桑梓之故地乃俎豆弗潔奠壻無式何以示仰止  
志進心自矢諸書當鼎新之北南宮報捷而侯旋聯發成  
名進士剖符卽爲濟寧思啟神翼非偶也爾卜爾筮既  
備豐潔又復出俸餘以築城墜池宮壻保障無不畢美爰  
采以殿隨約父老重飾此宇流金藻碧霞起雲飛匪獨煥  
乎輪構啟佑後人延道脉宏基緒實自侯觀厥域益設將  
竣嘉禾錢公祖偶以公事會侯于郡中簡論漸次開闢  
敷樓櫺而遜美不居旋朽楊侍御職祀需德業之意念深  
矣而邑人士之耳聞而目見者固不能以爲貴也余自

遂左來便道過里里中諸青衿乞一言以紀實錄余爲祠  
序功德記詳歲月其顛末已備待御碑中先賢垂世之芳  
日中天又何容置喙第自東家老聖曾言貨殖而司馬  
更有結駟連騎得勢益彰之說博士家謂太史羞貧賤  
史載田常移兵伐魯先賢說吳報越亂齊存魯強晉  
傲魯洵氏謂爲失計莫若昂高國鮑曼其說尤爲鑿鑿  
而史者又深辯傳者之妄先賢不云乎其譽其毀譬捧土  
附泰山與兩手把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但思吾儕生先賢  
孕秀之邦沐化最深所謂景行作則其止不遠者將山川  
草木且藉生輝寧無亦臨亦式之思而念或中過事鮮匹

有者神之與非人莫與曠世同心情自

不朽矣當今國家紛紜利名日甚卽宜溝一席地足跡半

天不博出象以吵咄爲羔鴈而策上復以寒蟬爲腹舌吳

越東佛者雖與過先賢之地拜先賢之宮者亦汗下如漿

者非夫也道不崇不尊情不感不動借此區區以當木舌

侯之爲道術人心亦固深遠矣侯風光華垂耀賢士

不減拙衣潛入圭峽已戶觀之則今日之樂禮先賢固他

日之變章地矣

湖主濱滑冷在公瓌德徵碑

任君初以名進世爲廣平僻而小蓋謂以爲滄曠



足也甫六月改沙河未幾沙河稱治監司考君爲四郡知縣第一四郡之訟多決於沙河賢聲流播遐邇大伾王子臣濟濟去沙河雖遠焉在數百里之外賢聲之聞於王子者洋洋如也居二載以憂去服闋改滑去濬不一舍王子觀政於隣所見者不啻如昔之所聞矣猶慮未能盡得其詳也乃問於滑父老秦綸趙玉許釗葛其輩曰任使君賢乎曰賢曰其賢何如曰俸金之入也則出而委之吏凡百所需吏以律易之物官無所用初疑其爲矯久而視之終始不渝殆真廉也王子曰清哉事來於前變詐百態姦發伏摘舉無遁情民始以爲不能欺終則不敢欺矣王子曰

數愈明處置愈當從容就緒反若閑暇者以故吏咸畏之  
如神王子曰整哉舊父母者政務寬大任父曰寬固得衆  
復寬繼之民將玩矣我其嚴乎吏民有犯者悉置於法不  
少假借議者謂如以臨淮之嚴濟汾陽之寬王子曰時哉  
日者虜騎入寇賦役頓加調徵嚴急善民陰獲數分之寬  
者在父曲爲裁省之力也向徵任父民將半逃去矣王子  
曰和哉夫是數者莫惠備矣信民之父母也爾滑人何幸  
獲此仁父母耶綸輦輦蹙蹙而前曰今以賢徵去矣綸輦借  
寇不獲思武無臣茲欲得所以誌其德者末由也爲之奈

何王子曰吾爲爾碑之繪輦曰古有之乎於古有之昔唐  
狄仁傑爲寧州刺史有德政去之日民爲之立碑有不獲  
其所者則將攜哭於碑下古有之矣繪輦曰若然則我任  
父之德昭而我人之思慰矣於是求王子之記作碑而三  
祝之曰願我任父將來之功業名位與仁傑同也願後來  
者惠我滑民與任父同也願我滑人之子子孫孫無忘有  
父之德者與寧州人同也希名環字應乾號復菴山西潞  
安府長治縣人嘉靖甲辰進士

明寧時鎮清賦碑

萬曆庚寅歲余除黎陽合學博弟子員及耆老等爲

北接太行之邊國崇土礎且亭子白寺馬湖長豐四城隍  
經霖雨河水泛注播種難施小民力田供賦亦甚艱矣國  
初地廣人稀田有定額厥後奸倣漸生豪猾影射至嘉靖  
三十九年奉文清丈溝渠不遺僅得五千五百六十五頃  
四十四畝萬曆九年復奉文丈量當事者泥於多增爲功  
吏書以奉承無文爲保每一戶虛增地一畝每百畝虛加  
地一十七畝假爲四至大畝務文有巷議者坐以誣共增  
虛地九百七十六畝四十九畝五分文冊送都憲轍已科  
小民畏刑莫敢言新嘉靖以日進侍御赫公於興旋里

聞之歎曰此濟人千百年大害胡忍坐視遂毅然自任白  
請太司農及政府移文兩粵始治吏書舞斂者而復五千  
頃之舊額嚮非侍御力爲更正則千頃虛糧賸累寧有窮  
乎余曰然公昔按陝中關三字荒全活萬衆繼按三川採  
本兵變賴其措置地方安寧視天下如一家何濟哉公諱  
澹字登甫號衡陽同成進士

胡張時字清令劉公卿生祠碑

今上八年漢南孔恭劉公成進士以次令臨晉再補武強  
不幾何頃郡人士以成藝至齊稱其鑑庶民在官者稱其

察征者輸者稱其平對德者稱其神賜受成者稱其德

明遠自便者多公治財開西苑列六北工金下力業在  
重地咸上書借之滑令滑三年所矣仁賢親政益治舞文  
子紀者益遠持衡者益從輕訟益不煩臺使者上治最首  
官滑令賢前後十餘輩於是天子召公爲天曹郎命下部  
廷刑越絕文畫倪驚相鞠曰漆何奪我慈母我謹敬慈母  
去我乳起乎借我慈母泣泣各數行不已復歎泣曰吾情  
兼及何由即九闕見珠星哉今日之事無如圖凶審令吾  
兼書卷前疑湖河平盡金吹竈倪善謀共相宅於苗圃  
兼爲堂曰楹盜竊麻蕭爲門因周爲垣規制備陳曠園之  
兼爲時泰受毒時泰及門水也無能祀於善若在太史公

使使也復者以者夫以廉必廉矣時華華第納而勝則  
謂是以昆湖魚而難慈察則足以馴犀犀而難慈易威  
難游難養而難慈是循理無害油油然得民和慈伏姓  
難與肉麻喝嗷魁仗獄聖坤少年鵝鵝怕喜聲白指氣身  
握持與與敢誰何冠蓋在亦今切度支俱取辦民間不然  
或既敢實交對時敵至與門馮靈狂呼魂懸不消弊與  
已奉下專權守主暴虐置之法請不復民者悉罷去三年  
丙戌入布呼次夜寒乎聞才右若供賦苦力役乎吏出舍  
郵亭每詣郊前想昔公賜也公可謂大造於消疾當公行  
將者之人羣衣裘者蓬掖者跣注者爲父母杖者橫者伏

播者提擗者肌短後者履須者馬之役者云云者官車  
燕蕭者饋築者曲惡者泣者啼者自北郭屬之境外無慮  
數千萬人相與擁塞郊關車不得行以此思人心之可  
知已是烏能已於俎豆哉曰余嘗數過苗固里拜瞻廟下  
令人徘徊不忍去者久之詣父老猶向余道公治績語刺  
刺數也余因思執政者母曰民愚而可罔之務七叔之堂  
七尺之石國士經心國工勸之國人誦而思之詎曰僥倖  
德其夫之者深乎於戲召齒有詠襄陽有碑皆足勸沮軻  
諫無直道哉公諱鼎字德懋陝西漢中新豐安州人遷陝  
東部主事員外郎河南副使奉任山西寧武關兵備叅政



明朱棣滑令趙公時晉生祠碑  
六備終近

長史公曰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滅嚴哉  
五備後法

滋章姦僞萌起然破無斷靡而吏治蒸蒸黎民快  
改陳

可略已平原趙令君初治在寬和爲理不二年所  
在執

德而趨登之任耕斗赤無侵事專生晉者曰滑壯  
馳吟

得治者其人而後或然冷君治滑又不二年所  
請臥

狀在德人其德而趨登其也亦若在大然當令  
君治

大賦方圖東西南北專臣也恐走西必晉南必  
孫先必那

郭東必夫不東俱大饑則皆論無益止坐弊矣  
今信學整

字下而務圖在東製之其情也今且有年十餘  
萬聚不

家言奏成手口舞文更無所關與說下里民有束矢待理  
者農而畏糧未及脯已休舍邑故有述稅滯征屢屨上官  
切責者令君立法取辦毫無染指卽不無扑擊以惹猾宿  
猶然毋害耳內文部割土而郡邑者百十餘城滑界南垂  
無險負小警卽首害武皇帝時薊賊發郡邑無罹蹂躪者  
滑幸以圍固免年歲若敝甕矣部使者至一切糶塗抹緩  
憲嚴無當令君謂世當無事無所事城隍脫變起倉卒謂國稅謂  
生靈何歎是太閤左右以訂款輸三月之役日來捐循版  
築守缺不三月而金湯乾如學宮漸弗治令君謀及篤敬

越諸弟子員大飾其舊樓敞者撤棟撓者易室偏者起址  
具者復廟廡堂齋以及禮器言言翼翼式無辱先聖之神  
靈復以其美修壇社修棟庑修臺修演武亭請益堂諸  
先道祠三博士宅諸種種修哉一切皆令君治辦輪奐丹  
雘倍於創矣竊見土木之役起驟車駉驟令君訓謀於衆  
折衷於已無師成心無惑道旁卒之有廢俱興而真不疑  
下不奪此其無孚人者哉月旦招諸生棘之燕梓所善於  
文及文以亦爲秀而文者拔數十人聚之公署供其基業  
月三試賦既畢其所論難經義術騰文品都人士翕然咸  
奮曰吾師乎善哉師人善生養人善班治人者也所不愛

鼎而陽鱗自乘非大也今緝山片身屬高取負作人之不  
彰明已令君尤精於讞斷有販木綿者朝飲其侶暮散歸  
亡何戶外呼販侶者月下游明日失販侶大索得侶屍野  
外廢窟中鄉人執呼者令君疑野外曠一人固不能殺一  
人也販者暨旅人色動訊之得奉數盃飲時三人俱在坐  
瞥見侶素資厚共賊殺之也城內人夜被穴垣負鎬篋去與  
謂盜之外來令君抵其家通闕庭集諸童僕視久戟手曰  
某甲盜接之果不爽自其境內小盜格夫盜解散無敢乘  
赤白龙者先懸淫惡少年陳白格糾黨橫行莫敢誰侮兼  
之左道家倡導誦之說以煽人醜金大會住區幾數百凡

不捕且大亂激推之亂且聞今君稱主名身率游徼徃捕取  
一無脫魁者論如法餘悉與夏始市肆安悉無虞號無廉  
爛世寧由戍卒聚廳所部中進麥白臘視戍卒令君曰業  
已食贖吾土即吾子矣何得兩眼其長備以事望吏議章  
下曲爲之地曰此誰非共高帝櫛沐者後裔乎大抵令君  
爲政寔意惠民無緣飾人有小善曲庇之有小疵訓導  
之橫在毫必截其用惠在弱區火其錢其在德德至等親  
豈創立長育發訓其利澤可數十百計自未始得公名聽  
令君欲月視令君雖出於一時而其心常著數千百年不  
孫世世奉令君無敢忘矣曰余觀史宋有感於神醫五風

民苦銷鑠所謂良者奚居甚之威稜風采振動京輦而揚  
伏黨秘覆案陰私使人不寒而慄又烏觀所云恂恂德業  
君子乎太史公傳循獨取春秋戰國五人而酷者皆漢世  
吏目深遠矣趙令若先後治兩邑俱以也愛聞自非庶循  
良惡能若此意趙令若先後治兩邑俱以也愛聞自非庶循  
歌之再盜盧江之興文學敦陽土蔡之魏良如子亮書舉  
嘗至今制兼之乎渴飲之頌豆令君而橄欖也無疑撰  
公舞時習字進之疑慎初由東本原人登奏並惠本思而  
明趙士吉滑令史公學遷法思禪史公學遷法思禪

吐九年秋史武麟公妻徐懋賢書明年公先余成進  
士令廣武軍之威治三年所有奇以最徒繁感公思而  
祀之再令天雄軍之滑治四年所有奇以最窮人憐人  
而祀之當公之以召行也滑薦紳先生越祈禱之士相與  
泣而送於衛之許老穉婦女有追而及者有弗及者則亦  
相與咨嗟歎息以公之不可復得為恨而中間感公之深  
服公之直者其送或抵魏或涉漳或涉河公之入燕燕亦  
可久留左右者如脚厨以返蓋時時想公也徐有陽武縣拜公  
之祠讀文者多悲戀祠下余前請父老題水對曰滑古東  
郡地於公曰為公設殿殿邑土土其間有公之像其後





者斷直者直訟解寢與議訟謀者判其面矣兩難之捷得  
 以自控者誰之賜乎寔奈者以也良民想茲遠在將滿  
 發挾椎埋者借軀在命家當豐饒金於市夜災理負備難  
 莫之誰何捕急南渡大河影影俱得聞在得証矣冷若  
 所過主名且敢游微受事在捕獲注無慮遂至得五驗者  
 必誅不則與之更始於是鷓冠曾解鼎戮番夷請宋經  
 咸帖然祗席者誰之賜乎寔奈者以也良民想茲遠在將滿  
 被令君告急請司貸完庫數千金遺恩人禮在官者  
 買灌鞠入境平直曩之祝甚則誅餘言殺書事庚寅無若生

曆止言若... 及者... 十... 庚寅...

至率填溝壑者誰之賜乎定令君以也貧窶者思矣俗昔  
好異人多事鬼神里巷婦女千百料聚徹晝夜祝釐神宮  
黃冠緇髡之流及市井二三無籍接簪摩肩而處識者徒  
扼腕也令君下令婦人入神宮者罪其夫無夫者罪其子  
無子者罪廟祝又令倡優不得飾金玉衣文綺僭擬良家  
改奢滑之風俗一朝變於正者誰之賜乎寔令君以也士  
改龜袋也故靜僻無郵驛傳符之累邇來冠蓋相接矣一  
朝變吏取辦民間不然害及富胥不然波及於買令君度  
海瀆射費若何每費計物料若何某置宜某器某器宜若

所辦度定出賞給之自凡贖以及匙孟靡不備具屬主吏  
所對決其所送今不若館穀之擾者誰之賜乎寔令君以  
也庸役思矣寧山軍屯田吾滯與民聚廬而處實炭雪不  
相能令君視等子耳曩稽覈寧山戶口力剔其蠱一夫三  
者塗其一差役繁多者汰其冗火亡丁存者削其籍諸  
及士庶然稱便者誰之賜乎寔令君以也行伍思矣前猶  
補吏見法輒取求貧緣爲市得所欲曲爲出比不窮以文  
周內之令不及於令君初下車飭司爰者母專舉且家  
言糜爛非爲公好也無文者扶母宥有飭吏牘有緩急宜急  
而緩者扶母宥以先嘗我者扶母宥有飭吏牘吾不輕以

卷一 解下 東夷 有 君 於 世 有 自 君 在 而 不 死 也 人 亦 會 有 君  
至少扶母宥吾邑之人亡慮數十萬計令君靡不寬御獨  
於牙衛則以嚴制也暨令君行諸胥吏敵溫而相謂曰我  
昔日洗手而從事未有一敗者始未嘗不苦今幸免於三  
尺者誰之賜乎寔令君以也吏胥思矣令君之造吾滑吾  
滑之惠令君者衆若此今去二年而滑人益想也於是諸  
生爲希舜趙亮傅鳳翼等率邑之耆老詣余馮一言以悉  
承余余曰否否史令君今餘寇議拜柱下史司風紀矣若  
且且暮下夫柱史天子耳目也余安敢以耆舊止其  
請生父老不悅曰有是義史令君貴重乃爾吾屬第知爲

吾父母也且赤子有教慈母遺之吾屬所被言者非我公  
本能代何固避焉余久之喟然歎曰太史公傳循良慕平  
權禮甚高至願爲執轡而不可得豈非以勸世哉余幸及  
之矣顧自失之耶夫史令君一令耳其容保教思幾使惜  
其於禮樂去久見思斯民也三代之所以垂道而行也余  
又傳遷焉遂爲記令君各學遇字惟良登壬辰翁正春榜  
進士山西之翼城人

明苑環滑令張公佳胤德政碑

嘉靖壬子蜀銅梁張侯以才進士來知滑甯再葺政事教

興薦剡屢騰又四年召拜戶曹主事以去

文卷葉集謀刻石以慰其思乃咸走澶謁文於予予濫職  
史局其又何辭予惟滑處大名之西南阪土地瘠薄生理  
維艱侯至之歲有遊雁水災高下一浸百穀用絕枵腹之  
民羸仆壯移其老者懷稅墜甕雞犬豕兔罔不轉易以博  
一飽大歉之餘疫癘繼作遠村近社亡者枕藉而奚履邑  
巡診督撤告凶帑罄積貯倉無留粟此外交甄別遠邇列  
等勸分病弗興者則捐俸市藥審方之醫於是道遠窟躡  
廬有生色所活者蓋不啻數萬人撫按上俟之績於甯朝  
垂屋我皇上白金彩幣盈賜甲寅復太旱侯徒步冒炎暑

禱神大雨隨澍是年滑獨得歲侯起嘉禾樓以識集事滑  
之徭恒視地糧多寡爲低昂繁孔滑繁侯於里書各預鑰  
別明授之冊藉俾各陳消長權合財公否則罪之由是詭  
寄虛懸隱占灑派一切諸弊漸刷殆盡滑徭稱平日味爽  
坐堂上諸凡鬪訟能兩輸其情徐以片言折之皆俯首心  
服其勾攝事卽責之証佐乃平瘳壯快諸惡少賄纏不委  
用此不惟民免騁驥而豪猾者亦惴懍矣先是存京盜任  
敬高章者直入公堂假密旨以奴侯索得千金而後釋而  
侯談笑款延未移晷卽於座中論意驚臥奴知其不足應

變告此邑故無志生事畏責無所考也公置共

類成七卷綱舉目張缺典大備其它抑過寸頑理剔究滯  
兼觀恤發興學禮賢民俗士風幾爲一變而其繩苞苴柱  
請託節財省刑視民如傷又其廉慎愷悌有不可掩者斯  
固可謂一時良吏矣予自壬子以疾請告歸澶澶滑之鄰  
郡也得侯之政於始暨乙卯奔先徵仕計又得侯之政於  
終嘗竊自念兩漢循吏往往足稱乃其後世或矯情立日  
夕名以苟遷陟不復以民之苦樂爲意民視長吏亦如避  
客甚則憎詈而詛說之矧獲有去而思思而碑之者乎考  
侯蒞滑雖節目不能殫舉而終藉以斯民爲念匪徒私



身爲旦夕計至賑荒恤歎又澗珠之表表者至今繼而取  
以爲式不獨惠滑已也夫德博而民必應仁洽而衆自孚  
則其益遠益懷固其理耳彼巧節以捷取者有是乎哉雖  
然罔澤而頌罔政而辭者非諂則私也今觀滑民思而同  
同而裨合謀以共濟而協力以相成謂諂與私者能爾乎  
敢于於茲舉也可以驗羣情可以徵公議矣耆老某以白  
之新令上海孫侯侯曰可遂碑於縣衙之右嗚呼時召崇  
者必稽其勤讀羊碑者嘗驗其保然則誦張集之說者正  
并得考其憲政焉則滑人之有今日侯之功詎可忘耶  
名佳胤字肖甫號廬山舉嘉靖庚戌進士今爲戶部

明魏照乘修城碑

吾邑滑古衛地水從山骨故名洛南河滙白馬若奔漢躡  
食其策守此矣而守之今日何容易靈津若帶解帶不可  
以城軍屯如錯狙錯寧假以盜嚮因是滑人作爾庸矣而  
獲土耳其有不逞者窺其何以支矧盜躡南北日者墻路之役  
滋州草木多腥羶逼我滑之壘先三月已締堅甕此  
聽聽藩庶以免而奚以免也前是易公來守我郡滑介郡  
爾三百里連聖其艱堙寔久此之陰雨亟潰余邁公都門  
議延磚而謀焉公慨然曰特爾無備異時必危衆心成城

目下斯急其爲易土而磚之矣將滑之福小繫焉在此乃  
勤掌固以造事而余曰噫最爾効矣若猶是春秋之沒泮  
築廟以試於末務而弗顧其安誰則與我業安是獨矣而  
便行而櫛豕括以斯役且謂繫之又誰則與我執事其爲  
易土而磚之也滑則幸矣而孰肯弗供曷若稱畚築程土  
効量畝俱輸俾二二里宰鄙師董之皆曉然知執事之衛  
我爾故勞我也於城王乎何有公乃之任檄令羅公率作  
與繕羅君集邑士未夫謀之三閱月乃下命如畝助議凡  
畝一磚八塊灰二斤捐鏹盈縮惟便以買材餘給顧值不  
少假羣計之人相與舉重輕樂其弗擾又三閱月而磚成

焉而百世賴焉是歲冬有警滑以堅城獲無恙君子謂備  
豫不虞善之大者微羅君不知所以爲滑計矣易公名震  
吉號月槎羅君名璧號雙倫銘曰河北壘雉黎陽繞津爲  
長執事允綏我民民以滿城板幹聿新室隙先幾力原在  
均同心共飲雜酒可傾合志而陶寔墉乃金郤彼寇至巨  
訪永循

明神伯裕滑令鍾公羽正去思碑

論天子設官分職以阜成億兆所稱至親民者無如令最  
稱稱拮据勤勞而未易厭服人心者亦無如令最蓋令與

民又母赤子之相依藉第令疾癘痾瘥稍睽隔不通即發  
 猶如神乎民誰與我又况乎其解任而去者乎是故召之  
 蒙羊之禱至於今傳為美談彼誠有所致焉非強之也吾  
 滑鍾令君以庚辰進士分符得滑滑古東郡地黃河故道  
 在焉按載籍阮封建始開河決瓠子灌四郡十二縣沒官  
 民廬舍四萬所有奇至今妖子浮馬沉璧圖塞無成效地  
 之殘也所從來矣今河雖南徙而沮洳尚存城之東六十  
 里許迴衛南坡者尤其最下之處每過淫潦鬱為巨浸達  
 澗淵滙青河極目洪波民且蕩析離居無問田矣即不苦陽  
 埃而飛沙瀰漫至無所施耒耜當事者不別地品築執一

切以徵賦嗟小民其不爲溝中瘠則化爲烏有已耳又  
安能折骨刻瘡以完歲額哉我公甫下車卽問民所疾苦  
被災者上其狀公憫然曰此誰非吾之赤子而可鉏耨視  
之卽乃策馬行鄉召所在耆相與調停其便宜定爲加畝  
法別土之品置并有差輕者至什九抵常地稅一於是饒  
确之地不苦催糶病瘵賦者少矣甫閱年而沙灘耆耕荒  
蕪者闕遊惰者農流穰者復衛南坡之民殷殷懇耄曰咨  
其業侯之賜也侯旣以治行第一徵諫垣清父老弟議  
借寇不得爲此望爾秘祝之孤冷且二十年所矣惟臣  
那竺之靈而詩曰喜鵲無繩令君無以有命卽乃愈於祝

未虞盜而朱勅御塚寔避匪不板之圖也惟君爲今種  
河可止御冷君寔深謀有言而貞之珉以垂永世辨吾屬  
之思且有所寄以得可乎余戴公之德不啻父老其最能  
已於言今日之記余宜毋辭神光宗曰世之鳴鐘理邑者  
豈不盛哉然去後見譽者渺即思矣乃愈久而篤不忘者  
尤歎我公去滑二十年許而民之思之者娘一日至相與  
社而覆之尸而祝之非至德淪洽孰能致此者乎我公在  
朝事業炳煜春秋卽流風善政班班可稽何將均田而余  
姑記其均田者如此

國朝新修志

未屬輝邑之北燕

隴北泉在焉巽然臨流者曰衛源

於隋以祀衛源之神歷代相延未之或改迄明洪武以  
之歲四月八日勅郡守主祭載在祀典 國朝因之蓋以  
已司水利有裨於國計民生報厥功也予於庚午春恭膺

豈命出守茲郡循例致祭殿宇摧朽廊廡傾頽幾幾乎風  
元不豫考之猶自明巡按御史霍公墓檄有可修於嘉靖  
社于三年閱今百載餘矣禱祠瞻顧未嘗不以治民事神

朝也責而嘆力之來遷也雖前縣滑令雖有復葺之議究  
始難包乘碑記亦英文焉已耳迨甲戌拮据勉捐薄俸百  
國私為倡而投其事於邑令一物君且不拒紳衿士民之有



備志者聚毛成裘澤石爲工而與斯役焉棟梁榱桷堵陸  
有鳩腐敗者易之獲缺者完之左右前後輩飛鳥草靡不  
集煥一新抑且金華輝燿塵穢赫濯倚歎盛哉落成之日  
在乙亥深秋而余適因科試提調至止躬率僚屬潔牲饗  
而祭告之是日也天屬氣清波光掩映迴思曩者荒涼滿  
目已大相逕庭神其以妥以侑乎庶幾錫祉無疆乎漑漑  
以時無憂旱潦多霖多稔百玉盈寧息承前此之所深望  
而不可必者今幸一旦成之心乎神者心乎民也若徒以  
美好恣遊觀則失之矣爰爲約畧述其經營始末以貞諸  
石俾後復之志存民共鑒之

國朝胡蔚先

鄆城西關之龍王廟既無碑志以考創始之由搜之志乘

復無有紀其事蹟者予麾守是邦祀遂三載自魏涼德歲

每歉登乃壬申自春入夏霖沍雨不雨憂心如焚焚香

廢躬率僚屬步禱壇社城隍諸祠亦可謂走盤旋登巖爰

斯淮矣而蘊隆蟲旱魃尤熾郡耆老徐壯有言於六月

己亥率衆來告曰龍王廟有井其靈汎昔旱時能齋蔬禱

響應若袍鼓盞王道本乎人焉亦初壤民爰允祈請恭

辨香酌之越三日壬寅而甘雨果沛四鄉霑被遂播秋

民始有起色予率級冷終國瑞闕謝神廟觀其廟貌

府志 卷四十四 下

僅爾一楹瞻顧徘徊濯然與論曰此神能俾災孽應承功

於民者斯祀之安可以茲來武誌之處狂其躬顧若星乃

捐俸三十金購庀木石倡建三楹奈根闢闢之基勿能擴

拓耳舉凡材力所不逮者復賴於令毅然肩之丹雘與煌

燦續輪奐落成之日靈雨應期獲布春霖御莫非吾神之

既也廟原有田三十畝向屬明季時流藩斯給錫除徭賦

以供僧人香火資迨 聖世興新優免糧差相沿如故非

特除壯行輦言之魏魏卽數之縣卷亦符并刻記中以推

飯僧居守諸義助者刻刊姓氏於碑陰以爲之勸茲勸故

創歲月之緜俾後來有考云

創歲月之緜俾後來有考云

國朝孫用正郭培塘廬墓碑

鄺甯郭子爲其生母白菑人廬墓三載鄉人化之於其歸也依依不忍舍謀勸碑以記其事而屬余屬辭余惟出一言而不爲人所異 言其不必知者也行一事而不爲人所共能者其不必能者也聖人之道上蟠下際而寔爲愚夫婦之與知與能與知與能者何孝弟是也天下無不知有親長之人卽無不欲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之人故見有親觀長長之人遂不覺愛之慕之詠歌之傳頌之非解其所好也良知良能觸之歸動如磁石引針氣應不爽滿街都是聖人正爲滿街都是親親長長之人耳孝子之於父母

人也。既慟其命之不尤，復傷其養之難，再痛心，疼首幾不  
欲姓。因結廬墓側，晨夕瞻依，冀稍補子職於萬一。此何異  
於鄰人而鄉之人莫不起愛。起敬語余曰：孝子之事生，毋  
啻死後不啻生前。依邱壠無殊膝下，勤定省無異晨昏。惟  
心位與相斷，焉祐世有不念其親如是者乎。坐之外不數  
武，掘有先祠可棲止也。而孝子不忍其親之露處，自圖便  
安，乃倚墓而居。苦雨凄風，猿啼鬼嘯，與荆榛爲友，與狐兔  
爲羣。世有不念其親，曰之曰念其身，則孝者孝子，廬居  
時本庄遭回祿之變，漸及先祠。其先人遺像，今主在焉。孝  
子倉皇奔救，既而火已熾，聞危急中，垣忽頽得踰，坎出復

遺白孺人像乃哭泣拜禱有童子指示窺身烈燄中檢得  
遺像遠失童子所在究之祠四圍民舍都成灰燼而祠歸  
然獨存非純孝感神能如是乎且也吾儕小人自廬舍焚  
燬蕩析離居已鳥獸散矣而孝子如疾痛之在乃身曲爲  
籌畫俾得各復舊業則今日之聚族而居者皆不價之老  
思湯之者也如之何其能忘也况望近荒山民風喬野鮮知  
有禮孝子善氣迎人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兄弟言友恭  
俾獲夫牧豎得聞禮教真不啻生我與成我也如之何其  
能忘也余作而嘆曰嗟乎郭君之孝人皆知之矣然必知  
其然而未能名其所以然鄭之人目觀之不啻其身有之

遂不覺言之親切有味測其所以爲者知非借廬墓之名  
以飾人耳目者矣在郭君抱恨終天旣非有所要結於鄉  
人而鄉之人亦止欲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一經提舉孝弟  
之念油然而生故不覺愛之重之詠歌之傳頌之而不能  
自止也此心此理之同移風易俗之效觀於一鄉而天下  
可觀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豈俟之遲久而後效者哉郭君諱培壙字勳  
者新鄉學增廣生員故刑部主事駿臣郭公第五子

國朝正親閭邑追思王公明傑

司補正公諱明傑考城文學士也居鄉多德鄉人感之

嘗三飲於鄉其生平悉公墓誌中已巳春邑人追慕公酌  
金鑄石不下千餘人一日老者少者往返走百五十里丐  
余爲文以歌思之惟邑人之言曰吾輩鄉愚耳於事無所  
知竊聞之鄉先生云古者君子性亢爽多義氣遇事發憤  
無所撓避今者以吾公之行質之鄉先生之言知吾公古  
君子也他不俱悉請述其最裨邑弊慷慨獨行者順治年  
間里下養馬甚爲民患馬或死官輒追賠奸猾乘間牟利  
往往妻子縲繫破家廢產卒不克償邑中坐此敗者蓋十  
數家公不避利害上書民苦狀當事者用公富令義之官  
爾此惠遂除邑中走馬舊創皆里民流之雕將注不覺官



租坐糧士民往往雜役公謂此不獨累民且非待士體儀  
置公役至今便之邑瀕河夫柳時出十日輪柳生肅事甚  
悉公議官運便卒不納公自驅莊下平車載柳四鄉相望  
至道邑紳矜大戶皆感公義共運之民不至累吾輩竊觀里  
巷中斯稱君子者平時談事如流遇利害僅毛髮此道產  
疑慮衆難塞胸卒趙趙惴惴不敢前吾公識明胆決遇事敢  
爲絕不類吾輩因知吾公真古君子也古君子野行曩往  
往羞伐其德退侯程公諱夢簡丁艱不克歸公善其政出  
于類田養之當是時富巨十倍公者凡數家公獨能慷慨  
如是與史主君死公賻葬之曹邑毛主簿流離縣中公推

食食之死且殞焉劉王簿辱學博王公聚善公與邑士公  
訴上官怒衆皆遁公獨爭上官前卒嘗劉王簿正其體河  
憲方公諱大猷被劾人誣以誣官論死公爲方官得釋已  
而方公謝公拒不見其侃侃舉類如此且公之兄斗南  
公登歲進士德行文章素稱邑最其子大千邑廩元純孝  
剛烈遇父難憤奪刃殺賊賊亦害之盤行載縣志中公弟  
溟南公輕財重義有古賢豪風明末賊卒至橋墩賊河維  
稟南營勇射殺賊首令人持長竿渡水中人活者甚衆公  
門有令德今其子姪蕃寔响田宣田化田與其姪孫  
翰若者姪孫公顏陸悉錚錚鄉校連舉賢書者三或者

編年通考卷之四十四  
三  
其說之與今日然爾公真古君子也可以觀矣因知  
人言爲記

順治七年夏四月奇具奏輝邑巡撫大司馬少保夏公以

輝邑蕪荊特疏奏聞久而未報六月公因軍務來郡命

爲過輝兼馬四郊遍歷荒所時當溽暑烈日傾空炎蒸滿

野公冒熱揮汗徬徨墟隴僕夫皆屏獨攜司李宋公進野

荒境自朝至於日昃不遑取食但見雞犬無聲豺狼交跡

蓬棘迷丹荆榛塞道晚歸百泉之澁歌息蘇門山下顧司

李宋公謂然嘆曰臣竊有之蘇爲

民也疆內有辟易之田固不憚陳 廷納籍以充帑府今

輝邑民遁地蕪糧欠官亡如此危困已極昨據邑郡中文

不勝駭聞冒罪懇奏而一時在 廷諸公未見允行或爲

國課重務尚須詳確至備此荒涼景色如土地何如民

生何卽踟躕太息而不能已及達邑滅輝民扶老襁幼前

匍路惻哀頌之音聞者酸鼻甫入館署而士子耄耆盈庭

拜伏嗷嗷涕洟必颺言以慮之曰爾輝民勿以吾疏不行

爲懼吾將竭力爲爾輝民請 命於是連疏亟 請捐軀委

俸以從事秋九月東部始覆奏奉 旨俞行而輝邑數

十年垂危不醫之病一旦脫針鑊炮烙之苦而享烏衣裘

霍之按輝邑初幸而獲此耶按輝邑荒田起自明季崇禎  
壬申流寇自遼入輝大肆搶掠殺人殆盡及己卯庚辰幸  
已連年奇荒死亡逃竄幾絕烟火甲申之歲國朝定鼎  
輝邑復業者十分之一遼順治己丑復遭寇亂沿山一帶  
悉被屠夷壬辰癸巳靈雨漂沒甲午乙未大旱焦枯田野  
盡荒錢糧累欠從前之吏有投繯者有愁斃者有那移被  
覈者有失察革逐者遺害於後何所抵極今一蠲之不但  
輝邑之民死者生病者起歌舞頌公之德沒世不忘卽凡輝  
邑之吏亡身安九泉之靈罪者進三尺之律而初罹待罪之  
人亦或減責賦懸空之累其世世佩公之德寧有窮哉蓋古有

行一事而活一人卽爲善事異世稱咏不衰若公行此一事而活輝數千百人之命且活輝民子孫數千百年之命此誠千載傳譽之績與蘇門百泉共昭今古者也冬十月詔下之日奇大集輝人士向諸父老言諸父老咸稱公之德輝民已家祝戶頌矣但慮後世子孫被公之德慕公之名而不獲覩公今日所以爲公之事是亦後世子孫之恨也奇爰命工伐太行之石勒公之德特立泉頭式昭奕世公諱漢復字膠侯晉曲沃人以兵部大司馬巡撫中興旋拜太子少保屢蒙恩褒兩加超級寔心寔政朝野重之意公之造福閭閻豫者是不止輝邑萬民而輝邑之感德

爲倍繫云之造廟輝邑者亦不僅獨荒一事而獨荒之感爲  
爲最深奇下吏何能悉言之謹同輝民諸父老之願記此  
盛德以貽後世云爾

國朝間應滑令陳公政太遺愛碑

邑侯陳公以治行第一膺內召擢侍御爲天子股肱耳目  
矣先是三齊多盜警蔓延畿甸間剽劫無寧日凌距滑咫尺  
尺被禍尤慘滑人震恐公枕戈城頭者數日擐甲禦之民  
賴以全士民德公欲立祠以報而公謙讓固不敏旣公去  
而公伐之繫人思者如出一口乃各據所差藏起趨事踰  
月祠成僉謀所以不朽公者而問記於余余不覺笑曰三

代之在人心其不容悔以有如是夫公東四公舉族初筮仕  
涓涓畿南巖邑土瘠而民好訟且兵荒之餘閭里若播而  
鷹眼未變者食就就虎視公卽棄饒才得無難其盤錯也  
者而公不謂難也且募坐堂臬吏以百牒來題夾谷斷咄  
嗟而辨所茹吐燥放無不一一中欵念故軍民雜處之地  
計柔茹以惠奸非便凡請豪強武斷爲不遷於彘市者以  
柱後惠文彈壓之不少假而其禮幣明問曉諭而卵翼之  
猶守也稍凍多滂下而衛南尤受水之區比歲以奉大漢  
霜寒沙井斗北望之畏幾爲擗國公乃請於上請其糶糶  
而無有敏而走險輕去其鄉者矣戎子之秋寇逼海國鳥



詔獻鼠麟封不虎公誼切同舟備師往授寶弓躍馬手縛  
衆懸凡我友國威恃無恐而數百里之內恐食其廩焉公  
之勇偉矣哉而祥雅喜文章特對諸名爵相與商榷經議  
斷彈射許可無不入人厥心黃儀將而歸書公流滑凡五  
載以相臺徵去夫今天下蓋急吏論云顯循各真是為率  
焉鏡指以治譽者也不則為振厲以樹威者也又不則政  
或力倦說人以始而無以要其終也民亦何思之與有乃  
於左提鼠麟而書兩露兼總條其面請數為使民衣食其  
賜而重犯法煌煌盛理即西京諸君平章易度此夫民也  
豈其頑然而不靈者折楊之威且不為稽鄰學之靜心不

爲市藉令公而非有明德以濟於人之心公去國且數  
月矣安所得希吹邀寵於邑之父老子弟而匍匐悲思貨  
慙其不出以爲公急尸祝乎則在公恭難矣巍然者祠且  
乎考鐘宵乎伐鼓羞以芹藻薦以明馨鴻德上伐千萬禩  
如一日焉謂公樹不朽者非耶今公擢侍御天子數眩耳  
相矣自茲以往卓立三事九列之間其樹駿流鴻光必有  
什倍此者則其爲尸祝爲繫思寧僅一清邑然哉毋言也  
非獨余二人言也羣邑父老子弟言也公諱啟大字與棊  
遠東益州貢士

國朝孟發祥三公碑

輝邑地處山僻賦重民窮邑之地高阜易旱者下窪易澇者沙隳鹵薄壘塊硤确者益十之六七焉其平而美下而澆者十之二三而已地之制舊爲五等今聽曰民申地其下地與下下地爲數且不及百頃其餘盡以中地徵不知定自何時豈不思地之高者過旱則不堪而窪者或有焉地之窪者過澇則盡失而高者或熟焉益乘時不歸卽地利亦異又有間一歲一收間二歲一收者糴使窮民糴兼數畝之地而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庶可以盡完畿漚下者仰事俯育之資今但曰中地無他邑故再折二之多故窮民終歲愁苦妻孥不飽以有辦納之勞歲無空閒之暇

總之瘠土多而沃土少下地少而中地多嗚呼輝之人安  
得不窮且蹙也地之數明洪武初年止四千頃逮啟禎之  
間其數倍之我朝定鼎之初當流氛殘毀之餘百姓荆  
零土地荒蕪尚存額數八千餘頃在前代豈無飛瘳程報  
之弊且年歲久遠陵谷尚有變遷而况地之浮沙水衝變  
易不常者乎安見其能足額也故包賠之苦民不聊生順  
治二年巡按甯公題免荒蕪無主地四千五百九十五  
頃是後災荒蕪疊見逋賦尚多順治十六年巡撫賈公  
題免包荒地一千四十五頃而民困稍蘇至康熙二十三年  
巡撫佟公又題免侯趙川水衝無存地九十五頃共

題免包荒地五千四百三十五頃除糧銀三萬八千六百餘兩嗚呼三公者有大恩於輝人矣使無此三公者爲之題免則藁爾窮邑剗肉漑髓轉徙溝壑幾何而不蕩爲邱墟也傳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惟賈公舊有祠宇在蘇門山麓頽簷漏瓦斷蘚荒烟有祠宇而無俎豆余嘗過之不禁仰首嘆息流連追慕之不衰今軒憲閣楹俱廢毀無存矣嗚呼寧公去今五十二年賈公體二十七年無幾茲僅二十五年耳而姓名漸滅同歸蔓草無復有記之者彼世孰從而知之又安得而祠之而歲祀之也余因鏤石誌告輝人且望後之人如三公者寧公諱承勳字康侯直隸大

與舉人賈公諱漢復字膠侯滿洲籍山西曲沃人佟公諱

鳳彩字高岡滿洲籍奉天人

國初孫用正趙公希濂遺愛碑

公諱希濂字敦復號晉逸山西猗氏縣人乙未科進士才

優學富體用兼全乾隆二年九月履任首以孝弟節義

爲治雖匹夫匹婦有一善可稱必修式廬之禮旌其門民

翕然化之其養民也躬履田間相土宜課勤情教以耕芸

之法復詳示以耕芸之具俾力省功倍必期家給人足而

後止其教士也聚民間子弟之俊秀者延師教育至多士

則直以師道自任爲之講疏書義洞見本源又精選前輩

傳文捐俸刊布使家絀野誦不致泯沒於惡隘時藝他如  
絕苞苴公聽訟嚴胥吏禁賭博禁酒禁演戲人命絕不  
株連行戶從無賠累善攻種種未易僕數而其最大者在  
在荒田與五閘輝之境山嶺沮洳居十之七昔有明盛時  
礎坂寸壤皆起科沙灘汙潦悉重賦年久水衝沙壓成  
不毛矣故原額不足不在山則在水公親查密訪廉得  
情其實無荒田可開亦非民間欺隱數痛切爲上憲  
之至五閘稻田賦皆上一上百泉涓滴之水民命生死攸關  
蒙 各憲上急 國計下體民瘼實賴公明指利弊反復  
陳情籌畫焦思心幾碎矣蒞任甫二載無利不興無害不

除小民方慶更生而公乃急流勇退請以司鐸去闔邑惶  
惶如嬰兒之失慈母所願挽留不可得乃奉生位與霍敖  
殿三公同祠之

國朝孫用正三公遺愛碑

對公諱玉字成粟號執齋江西萬安人由進士於宏治十  
五年尹輝闈五載治行爲河南第一行取御史歷任刑部  
待郎學編文章卓然名世其治輝也實心愛民興學校崇  
簡義重農桑輕徭役興利除害嘗奏免沙壘社沙壓地糧  
共百餘石民思之不忠初建祠於東關歷五十餘年至嘉  
靖中議改建於縣治之右今無可考



壽公諱夏祀字子實江西金谿縣人由進士於萬歷三年  
尹輝行取禮科給事中歷陞福建參議才識精緻果決有  
爲其治輝也愛民如子首以教育人才爲已任集諸生於  
百泉書院耳提面命士風丕變而興除之最大者則尤在  
水利修理衛河開堰創閘老高坡秀才莊魯家莊穰村諸  
新渠疏濬花木村舊渠灌稻田數百頃至今程村猶呼爲  
壽公渠誌稱祠於百泉之上

段公諱然字幻然湖廣江夏縣人萬歷乙未科進士於萬  
歷三十一年尹輝陞南京兵部主事科給事中其治輝  
也堵方有爲令行禁止相傳清丈地畝均平賦役魚鱗冊

公議定經兵火後惜不可祀天時黃河決大餘首薦公  
以其事工旋告成爲輝民節省數萬金隣邑咸受其福專  
祀祀之先是士民公議以霍教祠久廢奉而公曰祀於公  
祠而公舊碑忽折衆異之余曰無異也前乎公而爲賢令  
者若劉君其舊皆有專祠而廢墜無存公之意固皆欲引  
類同寧也因並祀之祭之報德之義旣嘉無憾而數公  
之靈靈其亦將乘此吾民豈不休哉

隋明李拔柱重建孫

門作殿爲名賢高其橫隳之所宋時周程諸賢嘗慨慕

流連魏室其地邵子德之才受易數厥後魏文獻趙汪漢

許平仲實子歸道有明諸公於此闕太極書院得道開學  
人人知之人人能言矣而孫公和肅臺亦傳老子百年久  
而勿淫其故何與史稱孫登賤丈夫無妻子棲北山土窟  
夏結草爲衣冬披髮自溫好讀易撫一絃琴他固無長可  
見也人有造之者不答一語惟傳其善嘯故世之論者或  
疑爲仙釋或稱爲高隱訖無定評余嘗深咏其言火有光  
而不用其光人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用才  
在乎識真夫乃慨然曰公乃善用易而不言易者乎易自  
天地開賢人隱孔子亦曰賢者避世夫身何以隱世何以  
避也亦在乎所官所行而已矣彼

僻置。曜無光。莊言正論者。必及身而後。尚濤談亦且不免。而公則戒身以默。神龍出沒。人知其然。而不能名其所以然。彼阮籍嵇康亦烏能窺其涯際。其德不形於色。猶夫天地氤氳。元氣渾淪。無有而無。不有而無。章獨善兼善。何所不包。殆兼備乎諸賢之長。而惜乎所過之非其時也。易稱招爻。惟公有焉。參則嘯臺一席地。不且與蘇門泉水。相爲終始矣乎。余初謁書院。聖廟竊從人心風俗。起見倡義修復。衆紳士僉曰。廟之陽有公。嘯臺是宜。與書院並垂不朽者也。余聞而善之。遂鼓舞經營。成於不日。搜筆紙。事而論其大者。如此俾後之人有所折衷焉。

國朝孟發祥重興水田碑

輝邑水田之興起於宋代至明霍放三公其繼焉者繼焉而民祀之誌不絕也彙典載齊河舊各御河源出輝縣蘇門山建立五閘以濟漕灌田重運北上之後聽民用水是弗禁也久歷年所矣往者泉水瀾漫人藝稻溝畦耕耨昔稱膏腴民鮮阻饑自河運淤淺當事者欲鑿衝水以濟漕奉有漕運民田均關緊要之旨是又未嘗禁之也夫彙典載之矣言允行矣然而水田湮廢以至十數年之久者其故何哉邇年以來連遭饑歉旱蝗相繼民無儲積人多菜色每當春夏之際農人皆結草爲屋以避風

貨貨有倍利之苦而稅稻既種之後正重運北上之時船壚  
相接惟恐愆期巡役一來則聲言誤漕雖有官吏肆虐愚  
民甚則頻頻踵至使聞堰屢啟泉水直瀉地涸苗枯貨種  
並失水田湮廢之故蓋爲此也百姓既苦擾累不得不改  
種菽粟縱得中稔僅僅共三上糧使農人終歲矻矻未見贏  
餘倘遇霖霖山漲則水田滂下之地菽麥禾黍化作菹蒲  
以補食之矣且是民在日困遭負日多前撫軍閻公特疏  
題請部議三日濟漕一日灌田五月以後聽民用本又  
總河孟公倣西蜀之制以竹簍貯石使餘漕旁泄以溉  
民田無奈巡役之來狼戾咆嘯俱推之而弗顧嗟乎五兩

之累賸積弊不振久矣年復一年無人以任其舉藩臺李  
公來衛河上源涉蘇山之嶺訪前賢故址流連登眺訪問  
民瘼邑宰喻公遂觀禮而陳得悉此苦佇立嗚嘆毅然欲  
復興之今年首春通詳詣上官請禁巡役擾累諸上官皆  
聽許邑宰親爲督率費息者自是波光繡畦農人遍野穡  
畝之民漸有趨色是舉也力寡而利溥可謂得其肯綮矣  
昔堯文正公嘗言德惟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  
道惟在務農非今日之謂乎較之白公開渠以注涇決起  
淤澤而滂鄴何尤後一揆也茲勒石爲之記俾後之人感  
公是舉猶夫命人之不怠霍秋二公也大凡前代創定爲

百利者其間焉得無廢所賴後之人振興之則前人之德  
惠益彰吾更望後之人繼公之志庶水田之不朽也

國朝呂文光重修滑縣文廟碑

蓋闢道與時隆治由象顯亘萬古而不敝者聖人之所以  
立程合四海而首同者斯文之所以聿新是以興于啟宇  
莫不尊師下土承風咸知慕學自昔皆然復乎尚矣我

國家鴻圖熙洽泰運昌明崇禮先師曠軼往代神京首

善群應振鐘鼓之音溥海名區校序廣菁莪之化觀至治  
若樂太平之盛望高山者懷景仰之心匹夫孺子思奮  
於宮墻負性含生亦濯躬於禮義矧茲中土文獻爲多凡



我達夫觀摩最熟者哉滑邑當冀堯之交扼三河之要南  
瞻嵩洛西引太行攻其封豕本辛陽元愷之壘溯厥統  
養康敷武公之舊昔我夫子屢至于斯俯崇氓而談富教  
舉錫如聞陳俎豆以悟君公罄心斯揭由來轍迹易感人  
事粵喜金源之代始翫寶宮值此異風之隔儼觀朝制規  
摹我事既如疏而如飛祀事孔明爰載燔而載濯畏人者租  
羨程寬之教歸德者徐升由漸之階顧此歷自元明訖於  
近歲頻遭地變時有振新而土木無金石之堅風雨有飄  
飄之患觀瞻不廢政教何施文光初縮符而入境敬釋茶  
以升堂周覲務復仰瞻休惕亟諮僚友逮訪紳耆迺咸告

余前令寧海張君思教化之由以興修爲任締構已觀其  
一二經營未底於克成若東西廡及明倫堂具有成規可  
覘大槩至於內之殿宇功費浩繁外之垣墻形模畢備將  
節舊以增新思築堅而易久司牧幸圖先務邦人敢作勞  
勩余曰善哉前人之美復人義合成之六邑之志存可職  
在危之無多水俸余曠焉嚮矢於前不匱金錢爾易作衆  
事之舉第圖同乎樂室宜弗懈乎道謀平時父老子弟鼓  
舞奉公羣技百工紛紜集事遂經始於庚辰暮夏告成功于  
是歲仲冬伐木必求其勁直鑿石則務其精瑩甃甃黝黑  
之兼資金銀鏤治之重煥靡榱榑然燔燼之醜陋

重構赫矣魏表之勢由趨寧然而峙于中者大成殿也翼  
然而拱于旁者東西夾殿也門之闢類水滸滸  
屏漢馨也北則明倫尊經之次齋房潔清弦誦盈也三坊  
置于前奎躔斗宿煥光也高垣屏於外宗廟百官藏美  
富也以廣大聖之孝教也稱崇聖老宮也以處後死之仁  
故講有各賢之館也若若夏灑在室燿燿在庭巖巖有碑  
暉香有坎琴瑟棧故庫以司之犧象筆彘官以守之或因  
或規宜補宜增莫不表然其有章燦然其大節也  
吏與諸生專一其心肅恭其貌相與登降燭仰而有事  
庭者報藏事於聖人心鳴乎夫子之盛生民斯未有

以教爲政所必先幸惟斯邑士人勇於向道遂令積時積  
隳歎然改觀自此炳炳蔚蔚藝倫叙而風俗咸和濟濟翺  
翔政事懋而文章益顯雖事關一邑已足仰聖朝聲教  
之不隆苟從此百年能無望繼起英賢之振作是役也將  
不逾乎旬月費僅越乎千緡同志者博士高居敬邵籍縣  
尉陳紹先襄事者邑紳士盧兆麟成朝彥耿湜常成文馬  
秀鮮霍彩雲邵民望李興邦等及余同里文學倪日修例  
得備書承垂不朽敬誌顛末爰泐貞珉以告來世

國朝輝冷滑彬復興水利灌田碑

蘇門山百泉廣不過四五丈敵其深處或五六尺滿者僅

三三尺而已湛然澄澈毛髮可鑒中有魚鳥飛翔游泳其  
間供人玩賞遠而太行之層峰相映帶近而孫登之嘯臺  
廉節之安樂窩在其上泉之中央建清暉閣以挹諸勝他  
若噴玉湧金放魚洗心諸亭碁置泉上信共城之名境也  
淇水自下湧出累累如貫珠晝夜涓流不息相傳爲衛河  
之源紆迴曲折直達于濟建有五閘以時啟閉立廟祀神  
歲歲郡牧爲之主祭一以濟漕艘之運道留其餘以溉輝  
邑之稻田輝民永利賴之後因連歲亢旱督河使者慮漕  
運之稽阻具疏請禁彰衛諸水不得涓滴滲漏惟漕是濟  
自是而管之稱膏腴者盡爲石田不可復割矣其他則

日省而民日悴遂成瘠邑云康熙己巳夏余來令茲土爰老  
爲余言狀余閱前令稿案有諮訪利弊等語十餘載復利  
往返僉謂向蒙 皇上有漕運民田均關緊要務請

之 俞旨久而未決余復力爲詳請有四日濟漕

灌田之議蒙撫軍閻公主之河道俞公贊成之而總河

公在之時爲二三月濟運五月以後聽民灌田或時值

漕漕漕漕河需水亦准五閘之內暫留一月由

全兩利之道或重復舊志石田者復爲膏壤而

貧民之目悴者或兩步漕漕宜憐民之歡欣

產也嘗思古之以水利則利溥若

新軍子志 卷之五 下

渠自公蘇公之堤皆創所未有以爲百世之樂嗣有百泉  
之水固利之所自有者固莫臻之如遺乎齊相趙廣濟除  
之力能爲之道臣俞公撫臣閻公河臣王公勉之功建諸臣  
之功又皆聖天子履恤民生之至德也是

國朝衛輝府知府王祖晉改修崇本書院碑

嘉慶元年

遊覽皇風咸崇敦甫咸均制坊並帖至曠始而

炎劉以降昭融之代莫不以鼓鑄講義陶鑄

精矢天布墜懸五星聚躔於宋季英傑挺生茹

國槐市不足以容之於是創爲書院蘇湖白鹿後

曩嘗有云州縣之學餘說表效鄉黨之學賢壯伏夫

往往過於州縣所係豈渺淺哉衛郡舊有崇本書院之名  
擁臯比者借榻僧寮傾歆照昧鼓篋無從清風輟響余以  
庚午歲來守是邦欲尋其遺趾已同郭參夏湮沒莫考  
伐鐘考鼓慨焉興思而時縮舉羸志焉嘆逮今年之春雨  
暘時若來牟率育旒倪熙熙式歌且舞乃谷之屬侯暨鄉  
士大夫僉曰此盛舉也惟公命適撤司馬旋署而興之鳩  
工廉價圖擴學堂石姿能時日計吉期有靈春融於經  
夏自廳而堂而室而廡爲號舍有庖有福門齊周繚咸煥  
以飭於其落寔爲多士而勸之曰往古於此豈有殊  
才生於時古今豈或况爾爲室壁之麗文明止建刻星曆



聖流風瞻慕竹而未遠乃佔翠者多競穎者少豈光嶽精  
氣有時而重襄變成棘哉良緣獨習寡悟築業於篤忠信  
具十室之良好學鮮憤樂之寔斯其終於聞者耳夫荆玉  
含璞要俟開鑿幽蘭懷馨事資扇發古來名臣大儒莫不  
蠶沒竹韋寢食新素各崇當時誌美奕膜今藏修游息有  
其地焚膏繼晷有其資審能致厲風尚敦崇實與不以圭  
組搜心不以象轡報業繼繼繩繩彬彬日起特見刻鵠鐘  
鏞不難追三代之隆豈特拔鱗濯鯉蔚爲國華已乎余又  
念世鮮百年之物使莫爲之後則冷之泉布丹敷者恐流  
昧而鞠爲茂草也爰勸其顛末於貞珉以告後之蒞茲土

者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清和穀日

國朝河南巡撫畢沅報恩寺紀恩碑

欽惟我

皇上 視民如傷 保赤右子 天覆地載三十年普免

漕糧 旰食宵衣五十載敷蒙賑恤薄海皆戴高履厚殊

方盡踐土食毛茲以豫省被災河朔偏重衛輝五邑歉收

已及兩年彰懷鄰封不雨亦至十月草根木葉僅存因饑

鵠面鳩形朝不保夕維時撫臣據實陳 奏無煩繪鄭德

之圖藩臣親歷勘查不殊麥召伯之舍仰蒙 皇仁疊沛

恩詔頻頒億萬民呼籲方殷 聖天子憂勤彌切匹夫

失所濟甕舜猶病之施一隅偏災補大造未周之憾分蠲  
通賦緩免者七十餘區連接遭船截留者三十萬石藩臣  
承宜 聖澤撫綏災黎賑務無事不親所禱靡神不舉窮  
鄉僻壤不致屯膏蔀屋茅簷皆沾實惠米豆銀錢之兼放  
意期雨濟于民賑糶借給之殊科嚴稽無弊于吏我

皇上又以三秋未種二麥無收極貧次貧接濟加普賑展  
賑災輕災重新蠶免三分五分視秦晉之泛舟無茲虞漢  
載漢唐之減賦鮮此博施凡有加無已之 恩悉損上益  
下之澤殘喘頓起喜如父母重生窮黎盡甦欣見室家保  
聚乾干凍雀去而後來中澤鳴鴻哀而忽樂於時微雨成

一兩寸早秋止二三分籽種偏支口糧普給鋤禾汗滴皆  
論肌淡骨之膏舉炊煙浮盞飲和食德之氣復讀 聖訓  
慈祥 宸章愷惻謂卿尹宜省于日月吏治肅而迂休徵  
間閭莫怨於暑寒民氣樂而待時若同恩遇以感格庶悔  
禍以降康 吳命重申邁成湯桑林之禱 御製三首邁  
周宣雲漢之章維 上帝好生每 默顧而邀貺雖下民

作孽益 省躬而凝麻苟有人心誰弗涕零感泣凡屬倫  
類孰不刻骨銘肌於是甘霖播及兩河握澤迭加三郡風  
雨無催租之擾士安漸茅星月有此饋之聲民勤隴畝當  
青黃不接之日猶倉漕並濟之時我士民生全者豈止億

惟願我國家經費者奚啻百萬計感極莫報痛定深恩  
惟願我登春臺久享壽域一人有慶永爲太平之民

萬壽無疆長鞏祝釐之地伏念汝郡頻年積歉被恩更

深衛河今歲留漕領賑尤近水濱得報恩古剎志切傾葵

城隅臨望京高樓情殷拱極慈雲慧日依北國西長春甘

雨祥風當中州而和育百千浩劫資護國於佛天億萬

斯年慶躋社於仁壽進覲民云多之祝究無能銘頌期近

九如之詩永期宣厚敬懷以歲祈建輿情乾隆五十年九月初

吉日立石

徧輝府志卷四十五

藝文

記

唐沈亞之魏滑分河記

元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河南瓠子堤溢將及城居民震駭  
帥恐出視水逆流西南行思欲以救其患亦頗聞故有分  
河之事言其丞相魏瓘帥以其功不可跡於是遺  
其續裴引奉請於魏瓘瓘聽而東滑最大自洛以西首  
流皆集於滑而秦鞏魏瓘不爲固此將軍所明知馳臨以  
示錫西南其迴轉抗疏以生衝激之力誠顛波以派於斯

幸分其威耳。今秋雨霖霖，水不問洛滑，以西雄州峻谷暴發，之水爭怒，以走會。即滑者，日夜益忙，恐一旦城郭無賴，謹聽命於將軍魏帥。許之。其請吏民更請曰：「患難近也，况滑得水禍於天久矣。魏何威，乃許移於己哉？」帥曰：「民前聽斯語，是黎陽與滑俱帝上，否耶？設人有不幸於水火而望救於四海道路之人，凡見其苦者，皆爲舉手，寧有不感者哉？」遂去。木以疎網順理也。且滑壁卒數萬，人民不安，生未知其類，吾安敢以河鄙咫尺之地爲專惜乎？顧桑麻五穀之出，卒能賑百戶，假如水能盡敗黎陽，尙不足愛，况其無有民何患無生，以食困召吏趨籍民地，所當奪者盡以地也。

與之籍奏天子天子嘉其奏而以明年春滑鑿河北黎陽  
西南役率萬人開流二十里復會於河其墻出七百頃皆  
歸屬河南夏六月魏使楊茂卿授地滑帥令陳酒樂於浮  
河新渠是日亞之以客得與聞故悉其事於兩帥之賓

唐賈耽八角井記

滑城控白馬之津邇斥鹵之濫里居者并無良焉宰夫司庖  
汲用自遠人則勞甚心曷以寧乃相土宜視水脉因便道  
求美泉得之於城濠之右隅合爲一甃云

唐李勉滑州新驛記

卷之二

滑臺舊驛天寶丙申歲魏臣盜國師競而焚滑臺四衢通



於四海夷貊奉聘諸侯觀亞有疊騎擊轂填郭駉衛之日  
蟲或寒沍冰凝或炎赫燥肌疲心躁憤駢立無寄剛寒者  
多氣奮肝衡溫愿者猶神忿吐息雖遠馨醪膳腐積菽藿  
小吏夏執輕篋冬備重裘獻用無所易補餒殆常惕惕祗  
懼終涓涓議繁亦有吟憤作誣口吻震發者幕客請余構  
驛傳以備政縣吏請余廣驛傳以息責遂命試光祿兼同  
州別駕裴萬以恪以幹俾生剗耐衍埒之工授其意曰無  
尚雕木之異無榮飾土之奇揆時勿奪詳費就簡惟疎楹  
棟將爲署也廣庭廡將達風也取寧休之潤去娛目之奢  
彤彩爲文刻削象物有益勞費豈爾廕祿况既既神等

麗踰節乎及息役休工闕戒度費則萬祖憐不墮誦素不  
違乘輅之賓無或嗤余効徐湛之風亭月觀之盛也大歷  
甲寅歲八月二日勉記

唐崔祐甫滑州新驛碑陰記

古之君子約已而裕人知餘而勤禮接賓以厚務施于豐  
鄭公孫僑論晉文襄之霸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而崇太  
諸侯之館故來者如歸今我連帥尚書泝公爲國垣翰於  
東土軍禮肅人謠興漸其亭傳以待賓旅謀之有程設之有  
所力肆於悅巧峻於謙勿逐而成得其時制博徹高明俾  
然其閑闕深沉奧密杳然其堂室論者謂華之普德曩之

閩鄉自昔爲郵亭之甲今茲白馬可以抗衡汧公仁猷愛  
衆儉以化下陋居室而恢賓館節豐華而廣廡庠稱時計  
功永代爲憲方操八柄柔此萬邦於以庇人其德宏去於  
是舉也見其端焉夫其去故就新之議屬徒揆日之制作  
而示後公實書之蓋聞傳春秋序風雅者邱明卜商之事  
也下吏敢亦庶幾

唐鄭滑節度使白敏中堯祠記

白馬津西南五十里曰堯祠袞龍騰文劍佩有光德音不  
遐精魄如在然而祠廟僻遠藻薦菲稀荒榛不除茂草翳  
鞠司空隴西公卽戎之二歲勤恤人隱期於俗阜夏四月

高麥方登油雲未施公愀然殷憂思降甘澤因曰古先皇  
王執神於堯蓋將禱焉期有所應乃率僚屬將校質明而  
往鐘磬畢陳牲牢在筵翊精肅容虔禱移時祝拜之際胼  
胝如答未及回車重陰已周密雨輕洒穉苗特起逮夕及  
晨自葉流根僚屬將辭相率稱真曰天災滑民仍歲不登  
道殣流離十年於茲公能以誠明動神祇膏澤發枯朽免  
積逋於餓殍變旱歉爲豐稔而富大崇廟貌以旌厥美於  
是飾粉壁張羅幃藥楹之四周丹紉交輝肅肅靜密神之出  
於是直播公之美揚神之剋刻於金石而爲之記時大屋

某年一作某年一作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某年一作

唐白敏中滑州明福寺新修浮圖記

唐之已歲帝命司空羅西公作鎮於滑公既至問卑士以  
安問文吏以理問黎人疾苦累月之後既安且理而無  
表者明年夏五月暇日公與監軍軍符寶介遊於佛寺寺  
表明福因詢明福之義有僧定後曰其報記云隋開皇中  
有人杜胡福妻齊氏善讀法華經歿後爲崔氏男子名彥  
武至七壽四卒年五十爲滑守一聞于然通前生事觀  
置從者曰吾惜爲此邦人婦今知家處因乘馬抵城隍入  
修塔新門愆呼杜氏明福老矣疾出拜迎遂入門先升堂  
指東壁朽毀之壁處謂明福曰吾昔所守佛經今以歲於

其七卷末紙火焚字滅念至此常不終卷於是壞垣界  
復經並叙其末熟寢感現現復指庭前樹曰吾嘗斷髮置  
於其中取之得明福殆不勝情云皆亡室之所遺祀也此  
其故之曰及在之年皆無恙焉噫靈驗應兆既如此存  
其會必如此感嘆久之遂請施宅爲寺崔和甫爲之上  
其置寺因號明福由是起殿中虛屋周廊四迴三環門  
其其臺架危樓以聳鐘植修莖以飛簷昇宇峻巖竅如  
其於此三百有餘年矣公興其事惜無銘記遂勸石以  
其既而出家財以脩將圖買彼餘力因其隙時从衆戮  
其物無枉耗越七月遂成峻層孤危高無有倫壓絕嶺

天泉端曰低銀輪周迴風舞鳴軍號用爲壯觀松命徽  
筆以記敏中驟然而起曰釋氏之教其來久矣漢魏  
隋唐復煽而熾其教以禪定慈忍報應齋戒爲事亦以是  
誘拔人心輔助王化何者先王恭默無爲之道乃禪定乎  
慈憫憫之訓乃慈忍乎懲惡勸善之法乃報應乎防慾  
之理乃齋戒乎分其教而則殊歸於禮而何異乎不  
論其力亂神惡其人之惑也今崔氏之應是彰庸善之理  
齊同怪神乎故得直而書之無媿詞於徽公不登其辭  
者其異等不值公誰爲之記時也皇帝之代實歷三紀百  
年之祚矣八月癸未因其異而致其施施乎施而增其地後

之次兮知我公修浮圖之義

唐劉三復滑州節堂記

諸侯之升壇胙土服天子休命者有弓矢鈇鉞之賜生殺  
刑賞之柄其爲任也蓋重矣節者得以王命傳信俾先啟  
行至則考善地庶豐屋磨施以異之歌鐘以樂之非征伐  
晏犒申威行令未嘗出此其大端也是鎮股臂梁洛咽喉  
齊魏其氣強以勁其人勇而忠我連帥贊皇公以全才上  
路蹙炳中外輟爲霖於將命膺作翰之散寄歲值已舊擁  
羗來斯公以期誠報一人以太信示三軍濟澗慈惠風馳  
教化未浹旬而郡氓愛戴纒越月而五校訓齊及踰年也



則錄悍威樂業豪奪不敢犯戰備具而軍聲振矣顧謂幕  
吏封君之寵授偉此端節所處不嚴人何以瞻於是建宏  
規模人壯去屑密圖宏敞澄道迴廊繚其下輦飛鱗葺搆  
其上子子然倚靜深而相合渠渠然拂埃塈而孤峙隣墻  
藩而儷公署實轅門之蘊抑外閭之雄歟舉事必書春秋之  
義繇是秉筆視於公之門者承命纂述謹志於堂陰  
唐裴處權河侯祠記

明皇帝懷柔百神以功躋四瀆蒲股肱郡實祠宗繇是刻  
舊圖新廟貌甚設國有祀典蒲侯職之然天下郡縣瀕於  
我者多曲架棖榭廟神乞靈消臨洪波神有寧宇日以清

侯古神也故神以候稱六年夏不雨尚書博陵崔公懼茲  
農事凡明神靈跡有可以膏稼穡者必命犧牲簫鼓以動  
之卒無應一旦監軍使閻君曰郡瀕河侯廟貌俱存姑用  
旱禱宜幹流以蘓大田五月庚午公會閻公幄河濡列旌  
旂率府從事合牙門諸將郡縣吏羅爲侯拜聲以具樂醴  
以清觴腥爛燔炙苾芬交錯版書精意以聳侯聽六月辛  
未雨乙亥始霽自乙亥至於秋七月壬子以烈日下燭南  
畝復燥公曰時雨難再將奈秋成何閻公曰河侯利吾州  
前應如答吾且祈且報庶終侯功癸丑公復會閻公儀若  
庚午丙辰雨乙未乃霽噫公禱之虔神應之速禱不虔無

以邀侯貺應不速無以協農時既貺既應多稼布野寒耕  
熟耘之子其有京坻之望乎昔王尊捨熊軾卧金樊却驚  
波也公仗戎鉞禱於河濱動甘雨也驚波籍所以完居邑  
也甘雨霖所以遂嘉穀也則知賢後賢之推誠濟物靡若  
符契矧乎食民天也宜拜侯賜閣公揖曰齋誠以動神者  
尚書公之德也公揖曰始謀而獲應者將軍氏之力也於  
是相與拜宇下或曰昔河流濫汎將魚滑人滑人祝侯駭  
浪帖息今者拜侯賜未若記侯之德通乃詔從事河東裴  
處權以其功客有博陵崔應書於石會昌六年九月一日

記

宋歐陽脩王

大師王公論

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

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

二年始贈大師公在梁以智

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

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

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

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

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

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

不幸而出平其時能不活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

人不知書其語質實平生常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  
惡之志至於公傳未當不感憤嘆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  
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  
溶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紀德勝之戰尤詳人言敬翔  
怒米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  
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  
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  
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  
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

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  
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立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  
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  
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  
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  
虞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  
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  
昔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  
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  
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

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鎗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  
之歷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  
矣其真也公善用鎗當時號王鐵鎗公死已百年至今俗  
有號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鎗之爲良將也一鎗之  
勇固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蓋已  
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  
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拜讀其書  
尙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自不忍見其壞也畫既  
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亭至滑之三月而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  
畫舫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其室者如入舟  
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  
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  
舟中巖崿峯巖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  
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  
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  
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  
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於  
大江至於巴峽轉而以入於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



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嘆以爲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於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歎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亡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返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異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長而所苦甚喜之

齋也姑以名予齋矣曰不宜乎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  
思乞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三文因  
以置於壁

宋趙涉齋養橋記  
西北一望積嶂遙連其太行而屹立者燕門諸山也燕門  
之麓有水出焉潏潏而流經南過雲網合寺莊水來近噴  
水也御孫姪新邦號老水清而熱以觀以觀無窮  
時將遠遊許可歸夏秋之交諸山水某則涸某則漲  
行人斷絕夏有寒澗而一葉之細橫波并馬成橋  
序然獲與集安成民翻起非病公前爲政者由是

木構梁窮其遊利好蠶隨以虐民樂備城郭墾墾取  
于民費無慮數千緡而吏胥少獲其率厥居此固以務其  
潤拯之無術也雖黃御君儒林之英來幸茲思也必建  
有志於民然後無地亦長使蠶利病蠶墾要領乎是教  
石礫木躬為經營復聽訟於此頃董興作動起於曠墾  
年辛卯三月辛酉四月未幾成矣會冰至役宜是年冬人  
月三十日庚申舉請事越十月初八日丁酉率僚佐  
起時成鼓舞焉其度地也取故址增其長一百四十  
闊二十有一尺為其虛石而上下皆實似禦怒漲乾如  
崖析五門以行水兩傍立石人楨王中為十八尺高二十

尺有奇積五寸中獨侈一尺爲容舟地刊石卷刃梭如貫  
魚肋若隱輪錮金鐵翼檻楯其水射故積斲二股以東旋  
乃復合南薄於城隈之小防勢偏滋甚懼日月之寢遠也  
不便於城岸以薪芻辟而斲去渾土爲持久慮所以息民  
之害爲徃來之利者殆非一朝一夕矣方橋之初營也議者  
咸謂水中不可以圖搗或曰埽而堰之功可致也籌其費  
頗大大則民益勞於是有獻計者不用駢椿列箔貯以限  
水挽龍骨車以遷水水已涸土立焉費不加於前功竟施  
於後民雖至愚咸知其利我也寧不欣然以出力以取  
績而鞭朴之感曾不一施其情可知也昔者南楚之并燕

行狀卷之三  
四百三十四  
曰韓公賈令之賢又有生子以名之者橋名邵公則推其  
有志於民而相與成名有不可強者人之情古今一也雖  
然民心知其可德而不能口宣於詞徒使是惠政異時傳  
於途之人途之人莫知其誰何於是屬予撫其實而勸諸  
琬琰道民德邵公之意觀萬一以垂不朽焉政和元年辛  
卯歲十二月

宋武騎尉詹文新鄉縣重修學記

新鄉衛之屬邑也昔周既誅三監盡以其地封康叔爲衛  
侯其後九世武公繼之脩康叔之政吳公子季札聘魯請  
觀周樂爲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是康叔之

之德也蓋土地饒美物產阜盛幸太平無事安居樂業  
者視他邑爲多而異人亦間出焉然無學以居而獨以  
事孔子此非法古意也熙寧六年廢而所謂廟者皆毀  
二年春始詔復縣而廟未及新也符離李君久家爲治  
尹治其民民心方喜縣之初復也於是仍廟之故基更新  
之講說有堂齋習有室下至庖福莫不備飭始於元祐四  
年八月凡爲屋四十間不勞而就者從其比民之類也迺  
文記余聞之所貴乎士者爲能儲其材以有用也雖  
茅柱王家尋經緯之業登吾君於堯舜罔不基此而  
之爲若舉也意在是乎士子遊其間者果能醇懿  
精純雅

辭規矩鄒魯之踪斧鑿詩禮之幹今日樞俊概以洗  
凡民異日建非常以光熙代康武之風將有待以振  
而河山環淑之氣固寄之人不虛也令尹賢者也特爾有  
守剛而不撓其政豈弟明恕其民靈而敬之茲特其善之  
端耳他不悉書

此依新神縣志刊  
刻與舊府志互異

### 宋孫添靈津廟記

熙寧十年秋大霖雨河洛皆溢濁流洶湧初壞孟津浮梁  
又北注汲縣南沈胥城水行地上高出民屋東鄆左右地  
最迫隘土尤疏惡七月乙丑遂大決於曹村下埽明年立  
號元豐天子遣官先以牲玉祭於河而以閏五月丙戌首

事詔切責塞河吏於是人益竭作吏益畢力俯回淵重埽  
九繹而夾下之四月丙寅河槽合水勢頗却而埽下伏流  
尙駛隄若浮寓坡上萬衆環視莫知所爲先是轉運使者  
創立新意制爲橫埽之法以遏絕南流至是始用之天子  
猶以爲憂屢出細札宣示方略加精致誠其爲民禱祥應  
感發若有靈契五月甲戌朔新堤忽自定河旋北流奏至  
羣臣入賀告祭郊廟勞饗官師遂大慶賜詔名埽曰靈平  
立廟曰靈津推功於神也方天子憂埽新河未固水道內  
訖上下惴恐俄有赤蛇游於埽上吏置蛇於盤祀而放之  
蛇亡而河塞天子聞而異之命褒神以顯號領於祀官而



曲加焉有詔臣洙作爲廟碑以明著神貺臣洙竊迹秦漢而下河決常於曹衛之域列聖以來凡澶滑爲尤數難時異患殊而成功則一必曠歲歷年窮力殫費而後僅克有濟固未有洪流橫潰經瀆移徙不踰二時一舉而能塞者也嗚呼河之爲利害大矣功成事立夫豈易然哉主使誠能稱明詔規永圖不苟物裁省繇費以自爲功使官無弛職卒無乏事繕治廢堤常若水至庶幾河定民安無決溢之敗矣臣洙旣奉詔爲新廟金石刻因得仰述明天子所以禦災捍患計深慮遠獨得於聖心而成是殊功偉績遂及治河曲折縣官調度與夫小大猷力內外協心概見其

略使後世有考焉

宋邢澤民太公廟記

德厚者流澤遠功大者享報豐綿祀寢久澤有時而竭報  
有時而息非人心之薄德與功微歷世既久可以忘也祭廢  
而不講廟圯而不修其以是夫新鄉縣東北距邑三里衛  
河之傍茹圖之上有太公廟載在祀典享血食幾世矣廟  
像摧剝元祐年間運人有卽而新之殿宇廓然塑像儼列  
乃人心有無窮之報以太公之澤無窮也州之西有公之  
泉碣石以紀其蹟燧文古書隸斷缺不完而尙可考由是  
雖公其簡人燧石記今在丞相堂寺跡其兆應飛熊助歸

鸞鷹賜煖分封韋經遺世宜其位襲王爵禮崇西學編戶  
蕃宮姓繼世有顯跡比年大丞率汲國公因祀曾祖塋域  
親詣祠下稱四十七代孫廟去塋之先塋踰水相向有碑  
曰報先慈德憶春秋漸報億萬斯年而無已者以今日之  
人心較之孰後日之人心也有繼而莫之志也里人張慶  
實爲之確證其子天保嘗從儒學願得文以記之且以附  
歲月云終塋元年五月十五日

采梅塋次閱塋誌

東郡大閱堂今三司使端明二卿張公出牧日經始之公  
時相署東郡牆北擇勢勝而封址目構於宅邦底法其上



冬十一月建日

原籍奉 神宗皇帝

...

宋趙世張大

...

...

公府大... 元中... 色仕... 時... 也去年以秋...

湖无木... 冬... 河水... 罷歸... 日... 王...

修建於... 記... 詞而... 也... 大厦中...

... 木行... 始... 宜... 備... 鎮...

... 李... 大歷中... 御製...

... 大中... 年... 持節... 茲...

... 詩... 漢... 再命...

... 安於... 之... 不朽... 夫... 列... 之...

莫大於藩閫也。宣風之地，莫先乎廳事也。且滑臺臨白馬之津，乃漢家東郡，邇蒼龍之闕，爲皇朝北門，世長權敬於茲。洊經歲序，爰稽必葺之義，聿崇可久之規，不勞民不踰月而厥功告畢。以新易舊，小有可觀。廳之後仍創東西三閣，以延使客。廳之中樹大屏，命東川布衣白居實繪以鶴竹、實丹青之妙，亦一時之絕也。廳之左右別開二室，左則置賈耽相公遺像，之龕右則安杜宗本太尉刻經之石，頗謂宏矣。此則守詔繇親政事，奉賓客肅禮容之所也。豈徒取壯觀於郡署已哉？後之來者，臨是郡，登是廳，無因循苟完習就頽弊焉。再直書其事，用記歲月。

金趙夷簡修文廟記

國家統御方宇昭揭太平戈革塵積教化風布煥爛乎唐虞三代時也聖上龍興撫運崇儒禮樂典章以次蒐舉士類於此雲翔霧會以共趨於士君子之域若民之師帥所以承流宣化有能體聖上崇儒尚文之意者不其大賢也歟大中元年鎮國上將軍清河張公來治於滑署事之後擇日謁宣聖見其廟宇敝甚乃以尚法參軍都轉掌其役事與其學館爲之葺新越明年仲春其功克完而落成焉蓋公以元勳巨德爲國藩屏理繁治劇綽有餘裕而都公嚮術入仕具明練膚敏之才故直聽審覈以不

廟貌繪其聖像重師禮也廣其學宮列其齋廟優生員也  
藻飾必彰端序必直易去榛莽與政俱善示新作也凡在  
郡內妙墨遺刻蒐而取之櫛列其中尊古文也丞於垂簷  
縹緲而雲攀廣廈麟响而山踊焜煌燠赫錯陳輝映繁星  
有爛彤霞互照巍巍乎復嚴夫子之宮墻炫炫乎咸仰仰  
見之日月華棖髹楯高葦巨楠水光射影動搖而吐下其  
高明寬廣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焉設春教釋奠典禮備  
舉登降有級薦獻有序煌煌太廟建證不壞集夾楹之畫  
畫璣王之音絃歌之聲威儀之容遊赫濯華益耳溢目廓  
廓乎洙泗之風也州人士子莫不模其德而無益遷善



昔公爲民師帥崇文尚儒之所致歎者漢文翁之治蜀也  
興設郡學以詩書教人故百姓順賴焉若馬邕如王褒  
揚雄輩出於其間皆軒昂穎異當時最顯之輩自文翁始  
况夫涪之爲州天下之衝也右阻太行前界河洛巉巖乎  
障雲回鴈之峯洶湧乎浮天浴日之瀛由朔馮吹風立粹  
厚其中長材秀質稟靈以生者正有善夫教育而成焉公  
爰自下車銳意學校不啻文翁之治蜀郡蕭見風乎是郡  
雖真魯堂士之相與藏修詠歌於是者章甫如星繼發  
雲聚學成海百川可吞淬詞爲峰長玉如切孜孜在義惟  
日不足若然則不負國家之樂育不背孔門之科教不枉

賢太守之善導異時登名科甲羽儀朝廷如芹藻之可採而薦羞者濟濟焉不見其窮庶幾刊之金石觀魯人泮水之頌無愧辭也

元張圖南龍王廟記

滑當黃河衝民不能田居自漢塞瓠子堤至宋陳文惠公爲許河決漢故處勞撼七郡公製木龍輔以巨冰駢齒洋煉生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爲長堤以捍於是泯而田器無恐澤者臺滑人謂其臺曰相公臺謂臺堤曰陳公堤則無恙公之德滑堤也南北竅爲二潭龍居之造物者使此臺禦河流而護是堤以爲民佑耶今縣堤內外龜斂野圃何

限職有漑潤而不病於滂非龍之賜而誰賜蒙其賜而味其功與報不可也楊君彥禮世居靈昌乃捐自祀肇創龍王廟東潭之北南望隸公臺閭里翕然佐其費郡侯張謙減共莊之以妥神居而永神祠祈無決潰漫溢而郡特賤固甘霖雜時不魃於茲土非獨已利也澤其壤於斯者均利之澁洞不忘神之功以與陳公之堤臺並峙焉

完吳炳朝倫堂記

聖元合三光五嶽之氣首發大號崇文治建廟學春秋釋奠以祠堯聖薄海內外周流離重滑州近在河北自若

爲重鎮白馬望縣土廣而民重親識於州於縣以下皆新

如秩學校教養之具誠宜率先旁郡以稱明詔州學雖序  
居徒之舍檠棟傾落莫除風雨垣傾級夷周旋登降莫克  
施禮祁寒盛暑師生倚席莫克肄講丞至謁學芟雍行事  
退而嘆曰民務之急顧不在是而弗究圖其固有待予敢  
負丞以卽偷息有所不盡巍然炳然臨之在上無辭於罰

其尙啟廼繼有成緒衆尙斷斷以爲未可丞復嘆曰時詘  
率羸夫不可益施設有丞實貳令其何敢亟以速罪厥乃  
務農寬役以還流徙勸善懲惡以敦習俗屬其老幼導之  
德孝勸越教餘重其力役獄無庾囚訟亦衰聽丞由河漢  
躬集學之餘廩計工市材儲積待事以告於州監潮運賦

趙克敬宋通頓同知審化判官郭復亨儒學教授  
時中善士高好禮等嘉承是舉咸有欲贊道課既協衆競  
遷專中堂五楹齋舍對峙節稅輦騫階凡峻整師有講席  
諸生環列槩杆几研閤不修具絃誦不輟而士至如歸至  
元末年仲春釋奠用禮未校官長吏庶士靡不在列賦  
曰休哉丞績乃底於是耶此役也財不厲民工不違時經  
度規制罔愆於素如或相之是宜之戒幾甲旁郡狀可起  
者若提冷未代去餘不敢及丞之於職可謂無負矣

阮采嗣新建州治

阮采嗣新建州治

平州庶官聽訟民舍甲午秋大都路判官法寶來監州謀  
民興造民皆應之候奉省檄出使不果爲乙未夏六月河  
南行省都事張侯來知州事導王澤敷德政職修事舉迺  
謀於監州法侯節判李侯曰滑爲河朔上郡州治廢公案  
牘簿籍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此豈爲政之善哉我  
曹庸枚守之寄幕能惠民遽欲興土木之役者豈徒從風  
靡而已誠以國家設官分職而其發號施令之所不可廢  
也况承宣之地舉監州稱善遂捐俸致禮延鄰民蕭瑾以  
公義喻之孟皆向義許其擇材役不妨時費不病官是歲  
九月京畿運副齊侯來收捐侯慈群藥湯中有劑斷毒膏

經理勸督民樂趣事夫起肺石之廳而廳之左右賓幕吏舍者以序爲畧石構亭簿書立庫重門洞達規模宏敞於時監州擢寶鈔提舉去官二侯復以興壞起廢爲已任一日與節判故賓屬程惟恭潘守忠曰州治具矣使賓之館若不可缺後堂舊基雖在恐重困吾民也曷若以官資計材俾佛寺道觀之有積者爲之令下道釋皆治其堂其序亦極雄偉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賓屬仕吏各有寧舍爲宇凡十有一以楹數之得四十有八始事歲羽籥有先後其落成則同於丙申之四月也是能壯觀羣邑表董憲度吏民出入有所瞻畏庶於典章有稱焉滑之大夫

上庶皆欲刻石紀侯盛績一屬訥記之訥惟州治因革考禮  
志可見已二侯以經濟之術撫綏茲土變因循就功敵不  
爲過侈之舉民感惠愛亦不以彼鉅用艱竟爲苟約故公  
子謙遠足冠諸郡觀其典作之政則侯之循良賢於世吏  
遠矣孟子謂子產惠而不斂爲政鳴呼侯者其可謂知政  
者與訥是用不讓按其實而書之又以告來者教此邦踵  
其位相繼而修葺之則君子州心之勤永久而不泯矣齊  
侯謙字元讓燕曲池張橫橋字伯正保定人李侯諱庸字  
秉德晉寧人至正丙申秋七月吉日建

元黃坦顯靈王廟記



距滑之東北二十里有村曰壽固只爲顯靈王祠王姓李諱靖字  
彥壽天唐功臣也通書史知兵機見者謂之王佐才根於  
忠智明於料敵戰勝攻取所向無敵當時同列以爲不如  
嘉禧簡於帝心天子視爲共誓且謂韓白衛霍無以加其  
於國者勢名垂冊者不可忘記故其剛大之氣如生英靈  
老真不泯幽爲神明蓋猶此行地中隨所至而不可度思  
也此廟基構自宋慶歷前中遭劫火廢址猶存其後黎陽  
神霄宮主孫至真者同提提張信壇主王聚等因爲誓  
以新締創爲王血食之地廟宇森嚴廟無雄麗迄今幾十  
十年矣廟之西南有聖井焉無故而汲之者速受其醴有

疾而飲之者立享其安赫赫厥靈捷如影響若陽若雨卽  
副所求其威靈顯應播在人耳目者非一言可述大德之  
已本州判官龐侯道經謁廟不得其門而入未幾遭疾或  
者謂神有以警之一酌靈泉勿藥有喜侯乃慨然思感爲之飢  
工興役董治垣墉不數日而就焉王之爲靈至是愈昭昭  
矣然安國家定社稷者主之功垂後世利生民者王之德史  
不作則無以彰旣往碑不樹則無以示方來鄉之耆老權  
宰張成等有志於此爰因劉仲實過予而言俾序其事  
雖讓不得已而述之始以記見聞之顛末若夫豐功碩德  
燦燿青史者千載如一日也其銘曰顯哉景武聲冠大唐

燭圖像史牒流芳累月易命進爵爲王威靈赫赫以福  
四方捍災禦患興利濟難日雨而雨日暘而暘德其盛矣  
不具而章刻之翠琤其天長大德九年歲在乙巳四月  
日立石

元黃河李濟王廟記

距瀆西南三十里有村曰小韓李濟王之祠在焉廟貌森  
嚴實隋上柱國韓公直食地也威靈昭著儼然如在一  
切祈禱應如影響良辰令節車馬駢闐瞻拜於祠下者不可  
勝數夫以村國膽略容貌才用威名執陳主懼突厥忠勇  
之節剛大之氣照耀史冊信而有徵則其精神所在英靈

所歸幽爲明神宜矣鄰居之母見而來迎疾篤之人走而欲謁孰曰不然况靈跡顯應大庇斯民載諸典策崇爲明祀志其復興之歲月云

元輔惟良東嶽廟記

滑之北兩舍而遠是爲高揚鄉之什善堂村舊有岱嶽祠莫知興作之由土俗稱舊廟卑陋不足以廻旋金大定四年夏五月赤旱迺百日衆口嗷嗷無望有秋父老率衆詣焉番水未收而澍雨浹洽聖之人遂改作新廟前後殿宇兩廡獻臺壯嚴爲一方冠貞祐兵後惟正殿僅存土漏旁穿剝就頽圯皇元中統三年鄉豪吳清李玉葺而新之水

學疾疫所禱輒應里人事之益恭頻歲祝貴等捐金購材  
巖巖建爲事高門之巍然修廊之翼然漸復承平之日咸  
歌盛事之新落成之日馬樂等請於同知滑州事輔公以  
歲莫託嘗聞神者禮之主也有是禮則有是神夫泰山之  
神作嶼東方爲五嶽宗長斡旋元化呼吸陰陽不崇朝而  
禔天下其豐功厚德所以配兩儀而育萬物也按禮經諸  
侯得祭封內山川季氏旅之吾夫子譏其僭祀典旣壞異  
說肆行誕妄請張無所不至流俗昧於禍福靡然從之初  
不知事神之禮凡十家之聚環堵之室豚蹄斟酒人人皆  
得祀之其爲僭且瀆也不亦甚乎蓋泰山之神岳祇則總

集一方之誠通乎天而實贊乎地若以吾之誠而達彼之誠  
寧不有一通之理故惡人沐浴可與事帝西隣禴祭實爲  
其福苟誠意不存雖王公貴人敵珠官而崇貝闕獻寶裘  
而薦玉食彼乘風馭氣遊於太虛之間庸可冀清塵衣鬢  
歸耶大德元年歲次乙亥季秋九月之酉歲祀而一薛氏  
元王偉衛輝路叢修帥正堂記字出古四州善風通堂  
級之爲郡其來久矣自唐初遷而爲州歷五季舉金燕殿  
殿禦節度使來尹治應歲其登屢創歲廣後潮厥後等而  
乘敢越迨國朝中統建元應明第國州爲路節或置備不  
及改作加以歲且深幽未幾僕陣獲敗輶勢視事有乘勢

其處者後二十三年嗣侯魯失幃表兒暨總孫耶律漢傑  
列宴常德繼軫來任既而與相議國維大廟距海朝會  
部塞州四縣一司治稱隨具堂縣乃赫爾與瞻之地其承  
憲主澤聽斷民事齊肅禮密號命約束蓋在於是令狹歷  
若爾爾非所以恪至事而儼寓守也若以品秩等威視堂  
之隆殺固不可與向也復類於是張皇前規搆而一新凡  
爲樞王鉅延東西六尋育奇南也遂田亦有其然亂萎隸  
深分居儼稱復作左右翼屢各道樞及增崇儀門俾與  
扉映帶相筭仍扁其額曰師正復舊觀也凡其  
其費自爰取輟公稍以給之越六月其日歸御於

僚佐屬吏與郡之士夫肅四方之賓旅大合樂以落之堂  
之儼然與飛雲傑構相雄跨矣故老嘆息以謂百年來方  
觀官府若斯之盛治其可忽也哉而忽而治身在公從選  
而已然則何爲公事不私之謂也故公則生明何爲正正  
已而正不正者也故正則可大天下之事未有不公而治  
民未有不寧而治者孰有不順而穆者乎於斯之際當官  
者固未暇以清心省事爲職而守正從新何嘗有時不可  
以間之哉大凡人心之志而有悞德者苟事於中爲必必  
思家隱誣鞫境裁拜對書卷必然其間平今斯役者必  
其若然故能然供億軼堂外必又復與澤穰必如此可謂



也。已既葬，事來馮煥，煥象以那對夫之賢，都方事之以相。勉況鄉國盛事，其敢以兩敘辭於是乎。大書於石，庸告來哲。抑又知公等必茸之意，孟若其年歲在巳丑五月。日記。

元王暉胙城縣廟學記

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備景風雲戡定屯難，贊敷文德。其致太平，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鄒魯氏亦云：所謂故國者，謂世德之謂也。信哉！昔平惟胙邑金永城宜村，渡行河平，軍事以熱禦兵，衝饒而國朝，降臣撤吉，思石花。監總五路兵，蹙踪餘燼，攻而板焉。駐軍守康也。金玉東生。

臨陽斫營夜闕竟歿死城下先是公父擲只禿魯花以薦  
夫長將選鋒圍困大名中流矢而卒追金末朝廷追錄載  
世忠蓋賜夫人楊氏世封戶於胙普闢奚實嗣其後雖州  
遷而縣其故家遺風餘俗固在也當金末危急草創之際  
俎豆之事有不及及國朝甲午歲漕使宗亨肇建禮殿三  
巨楹壯麗翬飛爲諸路冠三十五載尹劉庭撤而新之復  
起明新堂於後其臺門賢廡尙闕學舍生徒初不論也迨  
元貞改號嗣侯普闢奚擢任本道廉訪使路出於胙首謁  
廟宮覩其如是曰欽惟詔條責實在我乃教諭無張孔鑄  
以興修爲任尹承命經營有方趨辦惟謹首建神廟擇飾

立學縣中子弟來受業者日衆侯乃出所藏經書之以精  
資藉講詞尹復闢良田五頃造祭器百餘事供給二正  
菜諸生廩糧之費兩廡方締構而及瓜代後尹李君卒成  
其役仍繪七十子諸大儒肖像於壁非之廟學五十年間  
狼籍蕭條始克完具人知敬養俗興禮讓仰副朝廷崇尚  
之意皆自賢侯一言勉勵之誠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世  
德之臣勘定屯難贊成太平者於斯可見矣侯今由內臺  
侍御史進拜行臺中執法將南過鄉國講書其事於石乃  
爲說以告之曰惟孔子之教推明至理教叙彙倫裁成輔  
相之道修齊治平之方本末俱備細大不遺垂德萬世

古不易孔子明其道而無其位空言無所施後世帝王必  
需崇尚卿相守令所當奉行雖無禍福之休誘而從違之  
間有真禍福存焉固匪利害之牽率得失之際有實利害  
繫焉惟其費不可闕乃修而明之審夫切而不可緩故勉  
而勵焉惟侯出貴種世傳敦說詩書好尚禮義內剛明而  
外文雅審事宜而遠從政立為揚名已取功於踐履今復  
以德施之鄉邑可謂善推其所為矣然君子不安於小知  
而期於大受况天下之事惟宰相臺諫得言得行擴而充  
之正在今日昔武元衡修治廳壁柳宗元作記孔道黜政體  
道進用宋史有傳侯黜欲我記辨遷廟學而祀耶易自稱

非其人道不虛行又禮云人存政舉誠能繩武贊文光紹  
先業克盡世臣之義由一邑以達之天下則道被鉤衡解  
補樞要矣僕雖耄將執筆以俟焉

元王惲霖落山記

州西北四十里有山曰霖落寺曰香泉者初自寺莊入山  
門約行六七里峰回路轉得古浮圖亭亭出杳靄間青  
嶂回抱真畫圖也望東北諸峯頂摩蒼穹足注絕壑山之  
椒萬石林立極太渺竒特之狀半空磊落勢若飛來蒼樞  
老叻儼視上下雲烟空翠顧接不暇卽霖落山也行百餘  
步徑漸狹束石竿确不能騎青鞋竹杖推挽以進還自絕

澗底陟西磴道入寺殿廢基枕巖崖上東西二佛龕歲久  
岿嶮皆開元間物也南收哀壑心魄爲動王子與客循東  
崖而下抵霖落足仰看青岩斗絕如削今謂之捨身崖者  
是也少憩轉而昇凍上石磴攀蘿躡鱗幾滴乳古巖再折  
而抵華巖壁下有磨崖爲之作隸書刻華巖部特精緻可  
觀字約萬餘未客誕誇時出光怪中鑿石龕古佛護以龍  
象其香泉自經澗若辨中流出穿雲窟石腹從乳巖半腹下  
瀉作瀑布流灑濺叢石間珠跳玉迸百折藉以潤寺即以  
清也西崖對峙壁松怪石出榭樹間蹲踞騰拏衆獸相搏  
望之愕然而恐野人指予而告曰此獅子窟也其西北三

舉天成如臺不經竹梯盤屈而上若雌霓挂樹連卷未收  
卽尋之眺月臺也寺故址山中相傳昔魏安王起雪宮寺  
此故宋人石刻皆引魏離宮故事有崎嶇一逕入禪扉  
主離宮在翠微之詩盛時殿閣極侈今祇禪師一殿歸仁  
獨存所恨薄暮不獲陟遲雲絕頂放曠遠目以盡諸山  
勝令人仰視飄然有整翮凌雲之志旣而林風振壑寒正  
下山蒼然靡色自遠而至猿鳴兕叫凜然不可留遂自在  
出寺歷精落拜盤馬隘密而還回顧寺塔煥烟四舍無  
復所見但覺西山爽氣清潤雄秀溢我心自襟袂以之淋  
漓詩脾爲之精壯也夫遊覽網事也功名之士有斯不取

然謝博超故不却登羊公之與懷開華其賢者其功業莫  
不於以載載之富誠勝士不無瀟灑鶴鳴想闕闕建格  
觸眼可惡時於山州風塵勝處囊囊而歸困載而歸得  
落之懷心崑形驛與萬化真翁然後却吾向之未始遊焉  
如何若曰功名雖赫如二公而後可謹焉牙厚其須富貴  
新時耶深茲得於一府望日記以爲茲王下其德來  
現至輝琪州建朝府君惠祠堂氣目前且不義矣如  
都邑之穀則形勢而精望雄困變遷而南安置至於廢  
晉載之餘劫垂而世之後俾存沒懷想感外心而不忘者  
非豪傑經制也建康易致也朝歌謝叔都爾漢縣焉魏齊



漢移理于衛河朔無遠東出鉅橋朔歎遂囂天兵南下鉅  
橋並道亦廢太行東接接郊莽爲林陸新者並山取捷蹕  
是于鬼蹊鹿町之間或分當相魏級五會之郊盜賊囊其  
其間日禦人爲尋常邦君邑長顧目前且不遑奚暇遠圖  
誠故肆行恣難冀敢誰荷者有年於茲壬子初國家經略  
直隸擢行臺周煥充儲道轉運諸軍使置司於并道出  
朝歌登堯臺道封顯其河山愛其沃壤且嘆夫梗阻堯燕  
煥然悽愴獨興除之志也郭公以事北觀圖利病往之盛  
以彰德衛輝大名滹版戶五州實爲腹裏蓋每因易遊  
自淇則特務公領辦其事於是推賢擇能會申特官特

建倉庫立市廛外則秦疆聖布邱聚開阡陌梁津文陽  
使行路沿淇澳思德南陽薛村等鎮以開廸曠耕牛田器及  
饑貧不自存者仰給於官下命取材於山陶甃於冶率  
親規畫略無倦色西山鐵官薨竈公出本貲悉發其伙利  
自是四方願受廛胥宇者日接踵而至商通工易貨委關  
閩餘糧畝樓烟火連薨唱鷄吠犬相蜀和樂之氣達乎四  
境僮復念旣庶且富無教可乎遂建孔廟並學師補教基  
面厚薄俗不五載內外修治莽莽可觀過者相與嗟咨嘆  
息曰嚮以荒祠廢堞之墟化而爲樂郊樂國焉與流述備  
禮之民今爲極產完美之室雖天休漸熾非我公建自東

造之方疇竟臻此既而公薨於官嗣子錯襲職繼述先志  
有光於前至元癸亥轉官制行烈隸於衛淇民張德玉等  
良等謀於衆曰公去世愈遠吾輩生理日完其開建本末  
躬翼深恩匪立祠樹石奉祀光揚何以報德而垂不朽  
四年適嗣侯被朝命佩金虎符之任淮東高郵路總管路  
經是邦乃相與度治城乾方爽塏地廟前貌之元真之第  
春嗣侯來請予文以紀其實走旱辱公知敢以不敏辭竊檢  
古之君子興事造功率忠愛持心無一毫動利自私克  
碩大光明之業故民待之如父母仰之若神明宜矣如公  
初以轉致之便興廢棄于荒殘因邱聚之成養流播于完

實不以古據管腹營治已私爲務誠可謂持心忠愛豪傑  
經制者矣致感人心存沒罔聞耿耿不忘者如是據禮當  
祀任法宜銘公諱惠字德甫晉之隰人孝弟忠信慷慨尚  
義蚤以才術振躍一時仕至江淮都轉運使其豐功碩德  
俱詳墓碑茲不復云嗣侯緒自嘉議大夫陞通議大夫益  
都路總管兼府尹本路諸軍奧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冷  
轉受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因併以及之

定鄭擇善衛輝路創建城記

郡城之築肇自東魏歷代廢置備載郡志此不復論歲且  
既久不能無傾圮者矣聖正辛卯總管董明朱守諒併

劉累任風憲來主郡治興滯補弊殆無遺憾一日謂監漕  
司軍儲之重府庫之積與夫居民之夥非城池將焉與守  
乃選徒庸徵材用計糶糧具畚鍤量事期揣高下力不足  
賄勸富民以資之其功不遠不徐使人歡忻鼓舞樂事赴  
工不數月而城成土又建燕樓四楹設以欄檻繞以箭甃  
顧勝之闢煥然一新望之翼然過者改觀焉既落成公以  
吏持狀謂僕曰功畢無絕將何以俟來者君其爲我志之  
辭不獲已乃釋其意而告之曰孟子有言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昔尹鐸爲晉陽保障繭絲之戒卒濟其用  
此往事之明鑑也可不務乎不然雖金城湯池將誰與守

公曰然於是乎書

元程大本淇州重修先聖廟門記

國朝推尊孔子之道郡縣咸建宮廟如王者居然其規制  
宏隘完缺實守令賢否得失致然是故善觀政者觀其教  
善觀教者觀於廟學足矣淇之爲州山水明秀人民殷盛  
曆聖武公之遺澤存焉哉其若知尊孔子之道知述武公  
也德以作新振起其夫則武公之勸爲善而勉爲不善始  
豈獨我哉蔡定立碑塔知州事李侯而敬陳符是刻極揚  
先聖顯廟地門陋垣牆壞廟庭荒第池久涸成路徘徊  
嗟嘆怵惕靡寧遂於明年春設石岸後經暖度靡逐燦燦

聖賢附門而進，進者基功崇，基功崇則表闕，表闕則規制完美，教澤  
用興，有嚴觀瞻，有來濟，謙誠儉養，業成獲復，身洪之士，既  
欲認成蹟，致辭京國，勸後是圖，學問而賦曰：前乎侯來，爲  
州者不知幾人，視廟學廢壞，括不肖意，其爲政固可知，侯  
以爲政之暇，喜爲制，所未備，舉學規之所未行，宮牆崇崇，重  
門穆穆，榜佩肅肅，絃誦洋洋，知急先務，固於此夫，抑子雍  
有言曰：君子之牆，敗仍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  
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其志學，盡能以侯之心爲心，益  
加琢磨，竟底階，是門而入，入室則備多，君子之言，又將見於今日矣，侯字大賓，直出世胄，孝友，精

慎和易愛民有獻有爲有學有守觀其所尙可以知其人  
焉是爲記

元李謙衛源廟重修記

至元二十一年閏月辛巳中書省奏禮部言衛輝路共城  
縣北五里所百門山有泉出其下衛水發源實本請此源  
後有廟歲早祈禱甘澍隨應前嘗封王爵謚曰威惠遠及  
聖朝未蒙加贈殆者盡成秩無文之義集翰林禮官議威  
請加封洪濟威惠王於典禮爲宜制可三十一年衛輝路  
總管判官兼司稱曰兼德肅王官洪濟威惠王廟歲然傾  
圮寢至孫安宜命荀君更輯會其年四月乙未詔名山大



册載在祀典者所在長吏擇日致祭廟宇損壞者官爲修  
繕其十一月工部符奉堂帖報下趨如乙未詔乃檄知州  
司仁躬董其役監路塔帖木兒總綱紀之揆功庀材徵匠  
者徒備器用畢會祠下首葺前後殿次及顯佑公祠五  
龍廊廡神門庭峙二序一以炷香一以展儀神門外爲亭  
三舍爲楹五十有背仍變損壞者榱桷腐敗者皆撤而更  
之完飾神像塗塈漫漶崇其基址甃其階砌以至戶牖欄  
檻之屬感氣祈之經始於元貞之九月落成於明祥三月  
庚寅賞鈔四千七百餘緡自井德常之言發之其發民趨  
功相與翼贊則監輝州王右帶馬合馬知州繼至者劉

判官朱仕榮吏目紀好謙韓從凱皆與有力焉府判井德  
常知州司仁以志歲月爲請竊惟山川之祀見於書曰望  
秩禮有天下者祭百神凡山林川谷能出雲爲風雨見怪  
物皆曰神其祭之之制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餘視  
伯子男歲凡四祭以理沉順其性百門水於衛爲巨浸一  
出滄淪數百畝就而滄之灌溉不啻千頃地敏秔稌收入  
數萬江南未下時輸貢之外諸郡國醪醴粢食皆於是取  
是冀不流沿諸水疏爲大州延首千有餘里歷郡國數千  
所莊倉庾節級轉運畢蓬京師與夫清滄鹹澁不煩輦致  
漕輸架魏其爲利不既溥矣事當其常嗚爲蓄詳澤愆爽

獻德咸召其應如響然則國家億載之利生民龐洪之澤  
王之所以陰相者厥功茂哉無德不報尊其明靈加號飾  
廟道矣敢叙述寵章奉宣神緒其詞曰百門之山泉出其址  
澤洽一方利通千里其澤維備嘉蔬茂苙豐年高廩萬億  
及紳其利維何經國之艱方之舟之衍我儲侍昭昭神功  
耿耿神社嘉號未稱曷章德美對揚徽命作新廟祀何福  
不降何災不弭佑我邦家阜我生齒千秋萬古傳休無已  
元桑時燭清白堂記

發穹厓控長川北走三臺襲國南馳天塹葵山泰岱山神闕  
峙其左羊腸天眷亘其右傑構蓄層雲崇基駕飛霧環巖

遐睇莫不起畏心竦肅貌政聲所暨不虞五馬南來嘉績  
克彰奚啻二天爲幸此衛國風再續於康叔清白堂重振  
於平川也載觀往牒縣有黎陽海浮邱之西蕩廢年遠跡  
滅弗存州以濟名予以明于旌靈珠之著星弁重較之  
偉地勢擬接耽耽虎視風土宿康難離爲萃撫是邦臨是  
衆居是職者盍亦有所思乎水滄滄漚漚縹緲者至香起蘭  
林紛佩者來不然則人誰能是靈壽斤汲矣夫其守是州  
登臺望必曰省事清心出治之本懲忿窒慾化俗之原清  
白所稱固本于是乎無欲則清清白慾則蔽如亂雲之在  
空蔽則不自若緇塵之生室必其淵澄湛澈毫髮可鑒堅

無遺神瑕類蓋法華其心室物不滿其跡百符無玷若  
無則味謂之清可乎考則楚白可乎此堂也事歷前修去  
舊來靈錄攸經新敷靈靈所會靈靈與迭運難題者賢亦  
靈靈河洗焚毀民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靈靈靈靈胡公蒞政之類年也承均氣剛以天才  
靈靈靈靈孔門由歸之類委新有伏如靈新靈是物慶者  
靈靈者舉時潮汚濁者精靈而清者靈靈之所動再振也  
靈靈其有靈天守靈其道勝類道者風俾今日日之候後者  
靈靈將來無窮之規耀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靈靈靈靈的運海或曰昔其如此我來之及但靈靈靈靈

造歸莫不起畏心疎肅貌政務所暨不必五馬南來嘉績是  
彰奚以二天爲幸此衛國風再續於康叔清白堂重振於平  
川也載覩往牒縣有黎陽在浮邱之西蕩廢年遠跡滅弗存  
州以濬名于以明于旄彼赫之績著星弁重較之偉地勢  
拔耽耽虎視風上富庶熙熙鱗萃撫是邦臨是衆居是職者  
盍亦有所思乎水淨滄浪濯纓者至香起蘭林綠佩者來不  
然則人斯濯足而斧斤及矣夫其守是州登是堂必曰省事  
清心出治之本懲忿窒慾化俗之原清白所稱國本于是乎  
無欲則清清則白慾則蔽如亂雲之在空蔽則不白若緇塵  
之生室必其淵滯湛澈毫髮可鑒堅潔純淨瑕類盡去語其

心一物不萌考其跡百行無玷若然則不謂之清可乎不謂  
之白可乎此堂也事歷前修去而不復錄取經新牧來者所  
當贊慶興迭遲難遇者賢者盜起河北焚毀民居斯堂亦罹  
其厄殘瓦敗甍觀者悽惻是時太守胡公蒞政之明年也公  
學本成均氣剛以大才優從政兼孔門由賜之美獎拔士類  
適東漢蔡邕之風就煩別滯投刃有餘發奸摘伏如響坳應  
是以廢者興墜者舉黜回汚濁者精擢而神奇茲堂之所以  
再振也它日復有賢太守踵其遺跡紹其芳風俾今日之談  
談者而爲將來無窮之煥耀豈惟一州一郡之恩荷實四方  
觀感之標的也毋或曰昔其如此我未之及但囊金積資以

待秩滿傲然升車而去視州治若傳舍視百姓若仇讐  
顧茲堂寧無愧于心乎堂之額乃安陽許公有壬重書於  
是治所爛然輿情胥悅彰今勸後寄意孔昭胡公洎同寅  
遠慮刊諸貞珉巖石與草木增輝河伯與山靈常護豈一  
州之壯觀實百世標準箴也爰屬菲陋酌其故實以示弗  
朽胡公名或自號雲林灤京望雲人時至正癸巳仲夏日

記  
元王公孺衛輝路廟學興建記

三代治具甚夥迨叔世惟學校存而不廢者蓋王政大本  
家元氣所繫故也故使入學必釋菜先師是由學而起



祀之典至唐令所在廟祠孔子則廟而存學之名雖曰通  
祀其制度視郡邑爲崇卑惟衛金源氏雖陞節鎮廟貌學  
制則州也貞祐兵亂兵毀之餘大元戊午歲知州王昌齡  
首卽故基復構堂齋舍有待而未遑也逮至元三禩朝廷  
錫皇姪玉隆答失大王衛五城爲分土立總管府列河朔  
一路總監答必公總尹陳公祐奉宣詔條探原治本不取  
於官不斂於民捐俸秣解乘馬剏起大成殿五巨筵其經  
度之勤規制之盛有翰林應奉珉溪陶師淵落成頌贊嚴  
美績東西賢廡各五楹大中門三楹至元十三年監郡忻  
督公總管湯德輔建大德己巳歲嗣後答失帖木兒總尹

宋昌構尊經閣於神庭之坤方繼尹王昌復敞外門立祭  
器庫於是中外修完土木之崇飾像之尊嚴與夫師生之  
位貯儲之所較鄰郡爲有加教基鋪敦淵源傳授人文爲  
重初壬子歲故至元內相鹿菴王公頤軒徒單公相繼教  
授於內二公道崇學博負經濟器業樂誨人善持論凡經  
教興化若時雨當時文風大興人材輩出若王博文雷膺  
王復博爽王持勝周貞李儀周錯季武陶節淵程文遠先  
父爲師茲尤其魁傑者也聲望烜赫視鄆學爲無愧信乎  
魯多儒而衛多君子也博學顯軒學而老於儒業著固瓊溪  
陶君頤主領爲庠餘皆樂業最後生晚進多出其門參教授

兩本禮卽其高弟嗣侯普贊周經旨及正師位卽遣子入  
學由是僚佐洎巨室家下邑之向學者皆從風而靡加  
以訓導有方學政具舉嗣侯總尹與僚佐勉勵資藉者甚力  
致剋誦洋溢衛之學校於斯爲盛嗣侯等謀斲石旌美庸  
吉來哲復慮興造本末恐無闕於后以廟學記文屬筆傳  
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蓋事物之理  
皆然况禮文風教之重且切哉夫大本既立而其末自洽  
始於草創之難終則收其成功之易故本末始終還相爲  
用今是舉也可謂急先務而知所本矣不肖肄業泮宮又  
嘗忝筮府政不敢以固陋辭矣

元王公儀壇置殷太師忠烈公廟田記

衛之西北十有五里有殷少師比干墓廼周武王之所封也其勢巍巍然若依岡阜其北森森然迴映原野右顧行山左臨泉水而廟貌儼峙於前迄今二千三百有餘歲矣雖陵谷屢遷而翼然獨存者豈忠義之氣昭塞於宇宙天地鬼神陰相者耶泰定戊辰仲秋二十有二日欽惟我皇帝自江漢即入繼大統道經於衛驛旗適過林廟之表時扈衛大臣合太保浚寧王鞠顏觀其地獨比干石刻遂詢遺跡於雲南省平章塔失帖木兒即勅以言昔忠諫致紂刺腹初心視其竅者之比干也有臣在廟勅修碑銘在焉

凌寧王伯顏以其言具啟於上上聽之惻然感嘆輒出白金五十兩付平章塔失公偕監郡縣木兒等易牲幣犍行禮祝成竭誠敬以將其禮猗歎盛禮遂至順三年壬申冬本路總管趙玘語諸僚屬曰夫皇元崇奉太師者蓋謂志存宗社奮不顧身能盡爲臣之道欲使天下文臣武將模範而效法之也若以餘金增置祭田遇春秋享祀廟宇修葺取租以酬其直可乎僉喜而言曰善由是而增田爲畝七十有五并舊田爲畝二百八十有九凡三百六十四畝矣當樹碑以紀其事豈鄰井侵削是懼實彰朝廷盛典之美爾府推郝磐讀書能文謙弗自居遂狀其本末請公

儀爲之記屢辭不敏竟不獲已謹按來狀而次第之乃告  
之曰嗚呼洪惟太師之忠烈氣粹精爽道貫兩儀惜不遇  
方今之昌辰而際商辛之厄運惟其一死合乎心之全德  
故夫子以仁與之仍題其墓致萬代血食人臣寧不知所  
慕耶然祭主於敬卿以下尙有圭曰况祀典所載之忠臣  
乎今規畫周詳可謂盡心所事深副昭代之盛意也是以  
刻之貞珉以壽其傳故當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也其田  
鄉村之所在頃畝之疆界與夫西至價估之數具勒諸碑

監云

元劉履重修七賢觀記

新軍府志

卷四十五 記

碑

河內之地負上黨抱京洛翼以滑臺蒲坂其土沃腴其氣  
溫煖其草木妍秀其生物蕃滋而山陽又其佳處也魚稻  
梅竹泉石之勝爲尤升高四望繡張畫館地號七賢鄉俗  
相傳晉竹林七賢所遊處余以史考之諸君屬魏晉交仕  
宦未甚貴相與爲方外之遊此地近洛許而僻山水秀絕  
其來會蓋無疑况濤河內與夫康之鍛秀之懷舊籍之遇  
孫登皆可推見且遺跡頗存歲在庚子余寓居蘇門距山  
陽餘一舍嘗再過之歎其境瑛奇獨怪七賢無祠廟一酌  
明年秋道士王志賢者髮皤然請立其七賢觀碑始知有  
祠在道之南古矣經亂頽毀久比歲因故址以修今僅修

爲飾余舛然諸其冬歸自單懷遂一詣焉蓋其地北峙大  
嶺蒼白鹿鬼實大行之秀出者雄峭峻偉聯障疊屏左右  
閉有百巖連延絡繹羣峰齒如翠光烟入壁旁有泉數脉  
滂瀟鏗鬚眉噴珠瀉雪行爲河南去前則竹林茂蔚雜花  
十餘種環祠古木參雲陰森蕭邃緘塵不到是宜爲諸君  
佳饌香火地夜艾雪霽月明起臨泉上水天異色竹光樹  
影交翳橫有幽禽動波心極樂有聲疑鬼神傍樹凝豈若  
真誰君接音容恍惚隱見其疴飲臥談超軼放曠疎曠  
適晨興俛視幽谷雲翻爛熳雲霧叢叢林環樹瀟瀟如氣  
素噴寒氣瀟瀟漫與旭日相見靈輝圓卷卷凝凝浴灑竹林蔚



時與皆異境寂氣清不可留。道歸德眷眷久志。楚時却賢  
極。來丐。汝余因言曰。惟世賢當魏景元中。攻入。魏時。時更  
華在朝夕。諸君不肯效賈充。王沈之徒。附麗。叔。操。希。富。貴  
願。乃。願。然。集。幽。處。寄。身。杯。酒。若。與。時。相。忘。其。高。懷。遠。韻。出  
題。題。之。表。因。爲。一。代。佳。士。傑。人。雖。然。三。代。之。後。世。知。所。學  
下。善。趨。金。賂。勢。以。功。利。爲。事。其。上。則。意。高。遠。奔。物。我。混  
稱。美。極。矣。豈。知。番。道。自。有。本。元。至。於。臨。息。難。處。危。難。當。權  
與。義。若。輕。重。蘇。蘇。權。敢。舍。則。何。必。遠。避。正。教。假。借。外。物。耶  
觀。諸。君。其。始。若。欲。保。名。完。生。蟬。蛻。於。深。僧。帶。老。耆。有。不。免  
者。或。復。與。世。低。昂。可。勝。慨。歎。是以。君子。不。慕。高。遠。求。好。詩

異不就福狹不慮污穢推大中至正行乎天地間其進退  
行藏以時變通無所底滯故人不得而闕世不得而害焉  
則吳易所謂知幾書所謂精義詩所謂有則子思所謂時  
中孟子所謂浩然賈生所喻麟楊雄所擬鳳聖賢之言焯  
焯若日星此非涉世之舟槩衛身之羽翼耶惜乎老賢之  
承遺教周游遺魏晉也秦故表而出之以爲聖賢之

冠蓋焉

其義遠而與邦里有泉深穰田麓漏出平地名曰卓水  
遊聖有徵符林地數十畝兵亂以來荒穢不治鞠爲榛  
艾焉

卷四十五 記一

友蔡君伯達爰面相臺屏坐慈臣將以選林壑志謝爾  
棲隱在勝或以水止之地矣二君欣然出鉢囊中盤異之  
矣雖荒穢理其周旋清泉以瀝其想插密棘以絕其外  
於是雪梢烟葉生意粲然若喜其道過知已脫出困厄而  
遂獲樂之樂者也越明年新笋醜曉凡三閱歲而豐園修  
幹未偪其初重元子一日謂予君曰吾平生學道於世無  
亦惟喜延接士大夫及願得方外者宿數千人坐而奉之  
毋以道明蕭索力不稱心爲恨今也環堵之外有青衣合  
首數百萬足以奉吾庵中齋糧則吾之宿心可以遂矣於  
是繕廚龍以潔齋飯構東西兩堂以舍道侶於其間

所筑爲徑迤邐西北行百餘步登畧杓渡溪水當藥圃之  
東北隅構小軒傍曰筠谿以爲遊息之所蓋非嘉客不能  
到也軒之大僅容一人而林壑之深邃雲烟之蕭爽魚鳥  
之間逸木植之芳馨每至其上使人神情洒然如處異境  
蓋亦山林之奧壤福田晦昧秘藏之久待二君而發之歟  
予來居蘇門之歲已習始買茲地今四筆矣而成就若此  
豈向也爲樵牧之場乎也爲醫焚之地向也人過之而不  
顧矣也遊觀玩賞而取厭物之盛衰興廢固存歟存其間  
數寸難慕三君之用心其始也取人之所棄以致工而不  
辭其勞其終也推己之所蓄以奉人而不專其利斯亦賢

我裁遂爲之究其本末援翰而書焉

飛白棟思親亭記

共城西北五里有山曰百門山不有水曰百泉萬脉珠湧

輝淨澄澈流而不竭邨詩所謂泉水也近可以溉秔稻轉

碾礮於本境遠可以漕糧餉濟商旅於海門其旁則修竹

茂密翠如琅玕其中蓮芡芬芬爛若雲錦岸花秀發四時

畫圖林鳥聯隱葦葑佳唱遺出所謂煙景獨覺蘇門多者

卽此地也宋之末有祠祠之神以玉劫曰洪濟威惠王像

而祭之以司此水祠之上有孫登肅臺康節安樂窩各

賢嘉遷之地其景物至有身雖未到莫不

行之麗者今之富貴利達位至華執三公者在亦置別業  
於茲爲他日徜徉之計每春末夏交四方以香火奉迎  
因而遊賞以醉歸者蓋千萬計嘗謂朔之觀遊乎中  
觀也魯齋先生之寓是邑也時與門生弟子一至泉  
風咏月悠然而歸家無甌石之儲心有天地遠春雜  
之風浴舞雲明道之過乎前川樂不踰是固異乎衆  
觀矣其後去而爲徵君爲祭酒爲宰相爲學士清風  
閑英才遍天下致疎而歸單懷交譽之過焉先生  
年其子嘉儀許侯蒞補而是州乃齋之屬邑故得以  
時至祠下而於其先大夫慕息之所舞教思焉思其

其處其處在其親亡蓋必臆然於中潛然於外有不能自  
已者乃於祠後山巔聚遠亭之下特構一亭而扁曰思親  
以致其意嗚呼侯之思親所謂切象吾意侯之思親不止  
於是也侯將爲善思貽親令者必果將爲不善思貽親蓋  
辱必不果讀詩禮則必思其過庭之訓履霜露則必思其  
罔極之恩以至事上之恩忠蒞民之恩敬最處之思莊莊  
友之思信蓋無時無處不用其思非至是而方思爲禮以  
銜於人也今旣成矣俾後之遊斯地登斯臺觀斯名聞斯  
義者皆有感於其心其親在則恐其念已不至於流蕩而  
忘返其親沒則亦親感而化惻然而興懷侯不獨思其親

心返其親沒則亦觀感而化愀然而興懷傷不猶志士之  
人亦思其親非止一人思其親衆人皆思其親人人思  
其親則風俗厚而教化行推之天下可運之掌於爲衛乎  
有不然則徒爲觀覽之具遊賞之資而已是豈侯之心  
哉雖然侯之親我之師也生與子之分雖殊而師與親之  
義惟等先生平日所以教我者莫非至道我之所以不爲  
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者皆其力也自先生沒後鄙吝復萌  
舉世求一人髣髴近似者以發藥之竟不可得則我之思  
爲何如哉况棟自去歲以任燕南不幸過衛而吾父棄養  
而亦權厝於是州之側所謂思親亭者雖未嘗一到而改  
火之間蒼屢望見焉旣以思吾親可以思吾師是吾之思雖不



因事而發亦因事以深之也屬侯請記其本末遂書以告  
來者謹記